

海美地震屋宇皆動○丙申 親傳 宗廟大祭香祝○忠清道燕岐

地震○丁酉承旨柳溥以政府意啓曰崔元孫不為直招限輸情刑推

為當傳曰盧永貞及李長宗以逆黨被告者今日皆可加刑三次延安監彭孫

姑勿推待出於永貞招然後推之元孫事知道○刑訊李長宗盧永貞

三次皆不服傳曰明日更加刑推○臺諫啓前事 命適姜顯餘不允

○永興府忠義衛趙玉珉等上疏請革本府判官女妓又蠲流亡人公

債蘇復本府 命議于政府○日暈兩珥○平安道江西中和龍岡等

地落虫害穀○戊戌政府啓曰永興判官事事關公革還上蠲減事非

但永興觀察使若啓聞則當議之豈可聽其民言輕易公革蠲減乎傳

曰知道○臺諫啓前事不允○日暈兩珥○夜坤方有氣如火○己亥

刑訊盧永貞一次不服傳曰前日不推延安監者欲待永貞言及耳今

永貞不服延安監亦可刑訊○御夕講○刑訊延安監一次不服○黃

海道黃州豐川信川安岳載寧鳳山白川瓮津長連殷栗落虫損穀○

臺諫啓前事不允○庚子 御勤政殿放文武科擗受百官賀○御晝

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咸鏡道慶源霜平安道江東博川嘉山兩雹

○辛丑下義禁府啓目曰盧永貞已死延安監今雖推之必不直招大

抵宗親著白衣橫行閭里法所當禁延安監交結不逞至於被訴當以前者交結不逞之律罪之且告者鐵金初非妄言不可罪也其所告之人無現然叛逆之事亦不可賞也並其事干而放之可也政院啓曰告者鐵金前以誣告亂言流三千里而逃還者今若以事干同放則無以懲罪敢稟傳曰此則有司在焉不須稟也○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壬寅 御朝議 上曰近來王山赤下事啓本日至朝議已定今捉囚但西方邊釁已開北道之事今又如此邊患漸大大臣與備邊司兵曹當共議防禦諸事也但王山赤下既囚之後其處置當如何也領事南袞曰 上教至當自下亦計將有邊釁但未知所爲耳近見白氣布天兵象也恐有兩界邊事前日王山赤下縛囚事相議之時南北道啓本一時皆到臣等竊觀王山赤下本岐州衛酋長與毛隣衛本不相干廢朝初年其曰梨山之盜者竊發太甚安閏德常言曰此與沈黃時哈作賊者也沈黃時哈死而王山赤下獨在云其意初欲來居我國但其處稱酋長者不得已厚待若依他例接之彼必叢憤故前年來朝時他野人為嘉善此人則為同知其時臣見之其年雖老然貌不允自 上賜給之物皆感激至於頂戴其後以官爵已高故其類咸來附焉今者以

虛言誘動其安居人三百餘戶來居禁地崔漢洪書狀云非必欲居其地其情固難測也此乃其處酋長稱名者豈有見侵彼人而然耶漢洪之言誠是也且此人言朝廷邊將許居我輩于此敬差官已來遂誘引城底野人其兇謀誠不可測且朱將哈亦必以其見莽哈之事懷憤怨之心矣此人與朱將哈結為唇齒則恐邊患必大也如鼠竊狗偷不足恤此則引誘同類不可不恤前於庚辰年恭爾升哈亦誘動其同類五道入寇竊發甚多世祖雖大舉討之豈云雪其恥耶漢洪在此時常言曰彼人不可驅逐今其在彼必見其勢有不得已者故其啓如此捉囚王山赤下之事以曲直論之曲在彼直在我況其同類徙居者豈盡樂從亦必有脅遷者若下諭城底野人曰彼以淫言虛稱敬差官搖動安居爾類冒遷禁地不得已罪之云則其同類亦必服矣雖其所為不至於彼尚可罪之況來受我國官爵而逆命冒禁豈無其罪邊釁雖生然如此之人不可不除此人非如城底野人必先除而後諭安城底野人則必無為此人報復者矣且臣不知兩界邊事然聞其防禦形勢頗殊平安道則江邊賊路有數而軍卒驍勇故正德時野人每作賊於中國而不得一窺我國者以我國軍卒多恐其失利也前年驅逐時此輩捨平

安道而犯咸鏡道者其心必以咸鏡道為虛而然也其有大謀無疑矣  
近日備邊司防禦諸事共議措置矣但災變連仍皆天之警戒 殿下  
欲因此修明之意也南方倭人亦多出來禮曹欲依約條勿接待矣但  
近日我國先毀約條其心必以為接待故出來矣○御晝講○御夕講  
○憲府啓前事 命滯自壽長○癸卯三公啓曰大抵軍機重事宜常  
秘密而前日以玉山赤下事遣御史都下大小人即日傳播殊無秘密  
之意恐此語漏洩於日本使臣我國之事使他邦知之可乎請自今後  
軍機重事一切秘密無令漏洩傳曰以此意言于禮曹勿令漏洩○議  
政府啓曰對馬島特送則壬申年約條曰勿遣特送如有所言因遣  
船來告云當以此語開誘勿許接待若援壬午癸未年例為辭則答以  
此固有功一時特許也今不可援以為例反覆固拒還入送事行移何  
如傳曰還入送事當依啓但日本國使臣率我國漂流人出來其在本國  
供饋特厚我國當以厚禮接之不可待以常例其貿易以價布多故常  
禁之此後則不可如此其歲遣船若強請則亦宜量給○咸鏡南道兵  
使崔漢洪狀啓曰惠山越邊玉山赤下分屯池港等處不入歸其中為  
首數人痛繩重法其次若干人請捉囚兵曹請與備邊司同議傳曰依

啓○日暈兩珥○壬辰傳曰近者禁府郎官及宣傳官多有東班叙用  
捧承傳者賞格不宜以滯不行前於安處謙治罪時以東班叙用捧承  
傳者吏曹不即叙用至於更教然後叙之今不可如此捧承傳者雖不  
可一時盡用然有可用之闕則叙之○傳曰今方農月觀日候似不下  
雨祈雨事言于禮曹○命停來端午議政府六曹進宴及大妃殿進  
豐呈○乙巳 御夕講○下日本國王書契問于李芑曰此有武官袁  
璉逢時不祥云無乃中原之人被擄於日本而欲還送中原令我國先  
告乎芑啓曰袁璉果中原之人而見擄於日本者也傳曰禮曹不可獨  
議政府合坐時同議以啓○日本國王源義晴書啓略曰癸未春進貢  
大明國弊邦有奸細之徒窺府庫燒火偷弘治勘合竄居遠島渡茫茫洋  
到寧波府訴於太監并三司大人我使臣逢之欲殺則奸賊盜走使臣  
逐北至餘姚縣武官袁璉爲之嚮道於是使臣擒挈袁璉同船而渡陋  
邦來歲艤船而奉送袁璉等三負伏冀陛下預達大明上皇之清聽而  
示諭則不啻不朽之恩霑○以姜顯爲弘文館校理○丙午傳曰昨日  
倭書契議政府禮曹當自有所議然人各有意故亦言予意耳今日本  
若率袁璉而來是似與倭人交通不可也然觀古史倭人作賊于上國

有今我國捉送之事是上國非不知我國之近倭也若率袁璉而來則不可還付倭人當以權辭入送也且袁璉若漂流到我竟則刷還勢易也今倭人留袁璉于其國只以公文請預達大明此決不可也但袁璉稱武官必非微人似以鎮將被擄于倭人倭人之以此事通諭于我國之事袁璉亦必知之幸倭人求免其罪而自刷還于中原璉若言我之刷還事朝鮮亦知之則責在我國令倭人速自刷還何如多方論議以啓○御書講○御夕講侍讀官鄭彥浩曰今人心詐偽或以宿嫌或希爵賞紛紜誣告其弊不貲近日姜鐵金以逆臣餘黨告其不分明之事國家不知虛實用以刑杖幸而誣服則有賞不服杖斃則亦無罰平時人人不敢誣告者以其有反坐之法也無實而誣告者無罰而放之則奸細之徒爭起一人之罪不罪非所關也誠恐後有弊端也 上曰近日鐵金所告之事果非真亂臣以其被罪人同類故疑懼而隱避之跡已著而適死於杖下矣告者則曾作罪而逃亡者故該司已請還戮配所不可以所告之事罪之也○丁未傳曰日本使臣之來接見之例前則或行一度或行再度今則率我國漂流人九口而來方其在彼接之甚厚其交隣之情豈偶然哉在我當示厚意不止一二接見予欲

三度親見常時倭人則必押宴于禮曹而後接見例也今則當初欲即接見再度接見時例賜之物雖依舊例其初則欲別加其數以示厚意並議于禮曹且使臣往來一路供饋常時亦不偶然今則宜加厚待事下諭京畿忠清慶尚等道觀察使及宣慰使各官守令有不謹者宣慰使來啓事并下書可也且歲遣船隻請加勤事禮曹已防啓矣然常時強請而成聽之今此倭人則有刷還之功前日我國刷還寧波府之人中原稱嘆厚待日本之使刷還我人何以異此彼之所請雖不可盡從亦當斟酌聽之也○傳曰前日經筵有宰相啓法司痛禁細瑣之事小民怨嘆予嘗以此言于前臺官新臺官必不知此意大抵犯禁之物雖有大小律則同矣而今時歉民困必以為寬細瑣之禁斟酌為之事言于憲府○政府啓曰臣等以日本國王書契及傳教之意反覆參思日本之意以為自其國刷還袁璉則恐中原問其擄掠之罪不自刷還而欲因我國而達又或欲試我國之意耳今雖押來而請還中原中原若以刷還之由問於我國之人則恐難對也雖百計之難許其請其答書契之事請令禮曹為公事以啓傳曰以此書啓下于該曹○咸鏡南道兵使崔漢洪馳啓曰臣見沈思遜賈來書狀即令惠山僉使洪熙招王

山赤下問其來居禁地之由語甚不遜前日作賊之由徃徃承服故囚于甲山府請繩重法○戊申 御朝講 上曰日本國使臣多率我國漂流人以來其接待必厚於前已令禮曹議之但欲聞大臣之議領事李惟清曰先即接見無妨但甘所請必多須令禮曹定其可從與否然後接見可也同知事洪彥弼曰日本國使臣數來民受其弊今則尤甚其刷還漂流人乃交隣之義也但對馬島主欲緣此用術以售其欲明矣且彼以銅鐵金銀無用之物來負縣布縣布一空我國坐困此非小患通事等居其間縱吏其欲使之頻數徃來此輩但謀其身豈念害及於國 上曰此言至當今則不可接以常例且對馬島主欲改前約條必請于日本使其使數來矣特進官趙玉崐曰慶尚道縣布有限今年如此明年又如此年年應求其心無厭而國家無以應之則後日之患大矣請斟酌行之彥弼曰近年學校事自 上每為傳教然而學問之事不如昔時者以師儒不如古也是以 成宗朝擇差師儒而不數遷未嘗差外任今則不然或不擇而差之或未久而遷之或除為外任司成以下例以老病人差之故儒生等不肯執經問業師道日卑士習日非皆由於師儒之不明也今大司成尹倬學術專精合於師儒其所



薰陶養成者多矣請令吏曹擇差師儒俾以其任期以成效何如 上  
曰師儒錄已下吏曹擇差事當更教之○判義禁府事張順孫知義禁  
府事尹殷輔同知義禁府事黃孟獻啓曰前者黃允琦不服身死其妻  
子處徵金事已有傳教本人不服身死徵其所偷之物律文所無取稟  
傳曰黃允琦公事與律文不同但允琦自初忍杖以至於死身死勿徵  
之法予非不知但其盜金事狀已著而此乃御庫之物其人雖死不可  
不徵○禮曹判書張順孫啓曰臣自今年春得喉病今方隣國使臣入  
來本曹事多臣老衰恐不能堪任且臣於報府公事未能署押正一品  
故云  
又於六曹一會坐次亦難請適傳曰未署報府公事未察六曹一會等  
事果為未安然頃者已迺卿兩處提調豈可又適判書乎其勿辭再辭  
不許○御晝講○御夕講○己酉 御朝講侍講官丁玉亨曰近以灾  
變屢為疏放然灾變豈出於徒流笞杖也徒流笞杖之罪得蒙疏放而  
大辟之罪未得伸理久滯獄中其間豈無被証者乎抱冤呼天冤氣上  
干其為召灾無足恠也請數為朝啓或罪或赦勿令滯獄 上曰冤枉  
果出於刑獄屢諭外方勿令死囚久滯亦令政院數稟啓覆而近日以  
廢承旨等未及見推案耶同知事許琬曰大祭必致齋禮也然攝行則

無 殿下致齋但是 聖情至矣故自下莫敢啓也 上曰攝行致齋

於禮文雖過事則當然行之已以還改何如硃曰人主臨御兆民一日

萬機出納不可以廢王亨曰臣見外方以死囚久滯者多一夫在獄舉

家廢業非特有冤弊且不賞以久者先決何如硃曰此雖一家之弊民

不可棄也其曰無冤獄所以於其無罪非赦其有罪也故古之帝王錄

囚必赦其疑獄如其有罪不可數赦也請勿數赦以惠奸細伸理滯獄

以宥冤民 世宗朝築城而死者必祭之征伐而歸者必發義倉粟給

二石有馬死者又給一石故其實惠及民者深矣民者邦本自 上常

加憂恤可也今則但聞民之受罪者而未聞實惠之及民也且富寧青

巖里居野人與彼人所居甚近朝夕可以往還彼每欲還歸其土萬一

有變彼必不從我國且以其遇水災故移居內地內地固不可使別種

屯居臣愚以為莫若分居內地使之散處也今高原大路邊彼人四十

餘戶來居甚為未便非但大臣衆議皆然臣意莫如分處內地夷狄居

內自古非之然此則非如中國之多接夷狄使之屯居之比也若使分

處南道沿邊等處則有何患乎領事權鈞曰青巖居野人果以水災無  
所於歸其來居高原者四十餘戶韓效元咸鏡監司以此馳啓崔漢洪亦言

其未便且六鋪野人往來時路由高原與之相見必相通情至為不可  
但新移于此即遷他地亦為未便硯曰新徙而即遷之果似未便然高  
原地皆瘠薄爾等無以生生若移魚鹽之地則必安業矣云則彼必忘  
其再徙之苦矣 上曰今見兩界之事邊蠻必大平安道則蠻已生矣  
咸鏡道捉囚王山赤下之後其類之徙居雲井坪者曰雖死不還云若  
盡囚之則終難處置何以為之硯曰咸鏡道比平安道益為虛疎平安  
道則他道軍士亦入戍咸鏡道則只戍土兵一堡戍卒不過七十餘人  
會寧巨鎮戍卒亦不過五百餘人軍糧不滿一萬石年年啓請以軍資  
倉儲分給若有邊蠻至為可慮臣往見之城底野人若叛則亦不可保  
也且吉州儉天朴加遷野人等無事之時貪戀我國之惠雖若內附如  
其有事必從其類莫如撫戢勿使生變臣嘗見虜人亦曰待之不如  
祖宗朝云自 上亦待之甚厚而守令無遠計見彼輩聽其誦令乃謂  
畏我威也其薄待滋甚邊蠻之生恐將由此設使國家舉兵盡捕彼類  
亦何有益平安道冬則疊入城內戍禦似完然於堅冰之時若野人二  
三百圍始面一城深入寇掠則亦難救矣前此圍理山郡而深入擄去  
甚多平安道亦可慮也李壽童前滿浦僉使亦言江邊軍士勇健者多死有

事則無以防禦矣且王山赤下之類必憤怨而莽哈之弟朱將哈誘引他種每作耗於各處若此輩相應而叛則將何以制之軍務各別措置可矣 上曰王山赤下莽哈事皆為難處朝廷當更議而善處○捕盜敬差官金世漸來啓曰到延安白川海州等處捕強盜八名而其餘則逃散未得盡捕竒叔騫安純等同著名進告而安純則進告事吾所知云且純不聽臣令徑往賊所欲自捕獲而致令逃散故臣捉囚于延安官傳曰其以此傳于刑曹○憲府啓曰昨日黃海道觀察使徐祉推考事請行移推之今參考金世漸徐祉書狀則安純等所告虛實未可知也然為徐祉則已被推考安純等所告虛實詳實推閱啓聞可也而乃捉囚非也傳旨有云飾辭書狀又云欲免其責觀察使為一道表率而所為如此不可在職請先適後推又啓曰德豐君利城君齊安大君奴名字銅鐵真珠等物去乙丑年紉官而其價今癸未甲申年間盡受出此甚不當齊安大君常時不知家事利城君亦年少之時也德豐君妻尹氏亦以寡婦何以知外間事乎此必廢朝時攀附內人族親等與三家奸奴交通拈出名字相同之人操弄其主冒呈上言受出價物以遂姦計耳十餘年未受之物該曹亦不詳察不以防啓此乃國禁解弛而

然也三家所受此等物請還徵以資國用傳曰皆依啓○禮曹啓曰政  
尚使送梅江西堂等請由水路還歸而本曹不從昨於餞宴又請之何  
以為之且日本國王書契多有未解處請於其使臣入來後更聞其所  
言而修答何如且日本國王使臣入來則例於本曹押宴後引見而今  
則欲先見前者押宴時其所求請本曹定其可從與否而啓之若於押  
宴前引見則其所啓必煩瀆請依前例為之何如且上教謂我國漂  
派人多數刷還各別厚待云然今若款待厚賞則後日雖刷還一二人  
必援例求請遂成後弊且船隻及賞賜事自上臨時斟酌命之何如  
傳曰修答書契事知道由水路還歸事依願且於押宴前不必強先接  
見其依前例為之餘皆知道且引見時賞物政院斟酌磨鍊以啓○日  
暈兩珥○庚戌三公啓曰處置王山赤下軍機重事請與朝廷共議俾  
無遺策傳曰明日招政府全數曾經政丞六曹參判以上漢城府兵曹  
備邊司議之○以尹止衡為黃海道觀察使○辛亥兵曹啓曰咸鏡南  
道兵使崔漢洪狀啓云王山赤下捉囚後其下從人仁多只等還歸本  
土此事請並於今日議之傳曰依啓○傳曰今者日本國使臣非徒為其  
求請刷還我國人而來宜先接見以示喜慰之意禮曹言允倭使必

先餉于本曹而後接見者先定其求請使不得啓於接見之時但今則彼國厚待我國漂流入盡率而來誠為可喜而彼人亦必謂將厚待也若待禮曹先餉而接見則其示喜慰之意無乃緩乎彼若欲陳其所求則雖先餉于禮曹豈不復言乎雖先接見若令通事禁之則與先餉于禮曹無異其議于三公乃禮曹○傳曰今囚徒甚多而以盜賊被囚者尤多須即推治若盜賊則近更立法而治罪謂斷簡此法已行與否問之以啓刑曹啓曰已行之矣又傳曰前於經筵曹刑曹言已啓初覆再覆而不啓三覆故公事多滯其已啓初再覆者即盡啓三覆可也○南交李惟清權鈞洪淑高荊山尹殷輔安閏德柳聯年金克幅韓亨兄李沆黃孟獻金錫括李世應趙玉崐成雲李偉潘碩梓議王山赤下本以梨山舊住之賊己未年間西鄙各鎮堡擄掠人物為害滋甚朝廷特以開邊為重隱忍不討去年因其被擄人刷還許其革面慕義館待諸事特厚諸酋超授二品之職賜與亦厚固當憬悟感激及歸本土陰懷禍心乘西胡被逐起怨之釁屢以難聽之事嘗試邊將誑誘儉天等歸順之胡矯搆朝廷許居之命扇動諸屯作為羽翼其心不但冒居雲井而止將欲嘯聚諸胡犯邊洩憤計已露矣今不聲罪顯戮非徒雲

井來屯之胡不歸本土而已王山赤下同里之胡觀望赤下生死以為  
去就者亦必固結不解而或生他變矣今計莫若窮訊此胡得其譎謀  
然後將前後所犯歷舉其罪於諸胡所見處快斬其頭揭竿示威且招  
餘胡開諭云惑於老奸之術來居禁地固當並治爾等但非予本心只  
誅老奸一人而已餘皆不問其還舊居仍令厚餽入送彼若有以多糧  
為辭者量給鹽醬米豆以慰其心如是則庶幾不失事機張順孫李符  
曹繼商許碯申公濟議王山赤下已被拘執不殺亦豐生然若遽殺之  
則聞其子尚多虜雖獸性其忍見父之死而不生報復之計乎若決一  
朝之命喪其父麾下以犯我境則今方邊備疎虞之時恐未易當之也  
姑且拘繫內地羈縻其子之心待麾下解散使我邊機安整然後殺之  
以絕其望恐亦無妨○二公及禮曹判書張順孫參判黃孟獻議日本  
國使臣以刷還漂人之故將欲厚待當矣然臣等意以為允倭野人及  
一應外國人接待之事皆有前例故彼人亦自知其有例矣今若以刷  
還之功為重而優待則今之來此者必喜而過望矣後若有因此事而  
出來者待之稍不如今則必生憤怨之心矣前日亦必有刷還人物之  
時請考前例為之使不過於祖宗朝舊條且今者我國漂流人非到

泊于日本乃到于大内殿而日本乃欲藉此求其所欲而率來不必待  
之過例也○傳曰人君雖救胡人亦當施好生之心也當初予意以為  
囚禁之後不可輕釋當反覆議而處之故議于大臣而今者大臣之意  
如此耳處于內地之議亦當也然為之給田氏治室廬是特養虎也且  
此胡子孫多居于雲井坪若聞其父之生存則必多方擾邊與致其父  
矣須殺此胡專意防禦也故落點于大臣議耳又傳曰日本國使臣接  
見事事勢若如所議則依前例為之可也三公啓曰草溪囚金壽長殺  
人事考之則當初白丁文同被殺于人而其尸身置在壽長家傍官家  
搜捕時壽長贈物于徃捕之人遂疑壽長殺之而異光也乃推之然若  
自殺之則豈置其尸於家傍乎以此本道監司皆以為疑獄而至圖其  
家形以疑獄啓稟以其文案有石同者言文同致死前一夕有人捉白  
衣人入壽長家而不出以此語為可疑命更加刑至十一次本道又取稟  
此乃疑獄何以為之且自驅逐之後又有王山赤下事兩界必有邊釁  
邊事倍加措置若有邊事則兵曹備邊司當為之軍糧則戶曹當處之  
事若重大則又當與大臣議之今花川君沈貞吏曹叅判許硯知兵家  
事又知兩界形勢請并以此兩人為備邊司堂上傳曰此人既自發明



又無事于刑訊已多當勿加刑沈貞許硃事依啓○御書講侍講官  
金鉉臨文曰劉賁之策極言時事而考官馮宿等畏宦官之勢不敢取  
頃者亦有此風當趙光祖用事之時自出試題不合意者雖善不取其  
心則雖不善亦取是以其時所取者多有不合之人其時雖有老成人如  
裴韋者亦緘口不得言其失此等事不獨在古為然也○兵曹判書柳  
聃年叅判成雲叅議潘碩枰叅知李偉啓曰近有以矢射本曹門者此  
必無狀人所為也然必有怨毒而然未安於心敢辭傳曰前日有人射  
政府及憲府門者必奸細之徒欲恐動而然也若以此辭職則彼輩必  
復為之不宜辭也○日暈兩珥○壬子 御夕講○憲府啓曰諸君駙  
馬第宅間架果多制度奢侈而其中錦原君惠靜翁 主家其制度在  
古所無又作別室宏麗太侈前所未聞其曰書廳 先王朝於大君之  
家幸有之當時尚以為侈而今則諸君駙馬之家皆起書廳何以禁下  
人之奢侈况近來連年凶歉今則旱氣尤甚民力困瘁臺諫侍從累上  
諫疏而 上不之聽其書廳別室請亟去之傳曰臺諫侍從果言之非  
一故勿為奢侈事已屢傳矣書廳別室予所不知當招監役官問之後  
發落○黃海道遂安平山江原道歙谷兩電京畿廣州江原道淮陽

春川咸鏡道安邊霜○癸丑 御朝講臺諫論王子駙馬第宅過制 上  
曰第宅不宜奢侈事前日已屢言之且書廳別室果不當作正室之  
外雖作別室亦不宜侈大聞監役之言後當發落也領事南袞曰臺諫  
之言至當自 上非欲奢麗監督之人競相宏侈馴致此弊矣錦原君  
之家古大君家也其低微如此今則士大夫之家亦皆過制其弊已不  
可勝言 成宗朝第宅稍大及廢朝欲作延陽殿所運材木長或五十  
尺或三十尺積置江邊有如丘山自反正後盡以其材和賣于民間使  
得以作家以其大材木營造故雖小家亦皆高壯今之士大夫家孰不  
犯禁臣亦有犯禁乃啓王子駙馬第宅之過制實為惶恐然在下人則  
可推而懲之王子駙馬第宅萬人所瞻效之者益衆奢侈一開弊將難  
禁故古人謂土木之妖江原道鋪多名山而斧斤相尋水邊之山盡為  
兀楮故今者皆取於三四息之程以牛馬轉輸民力益困矣 祖宗朝  
念民深故立法定制各有等級然若禁下人當自上先今乃竭財殫力  
以事營繕其已作之宅尚四五六區螽斯之慶號號不已而財力已窮  
於數筭後之營繕未知將何以繼之臣曾欲以此一達 天聽矣近又  
變持甚其原則未敢究也必由臣等不稱其職之故也今旱氣益甚西

成已無望矣。上曰：近來災變疊至，人心亦強悍不亡，至射兵曹門。此雖曰奸細人所爲，如此則官吏之治事亦難矣。且士大夫亦或有被論而歸咎臺諫者，此風尤爲不美。袁曰：禁酒之令，非不嚴也，見犯而被罪者，率皆貧殘無賴之人，未見其有豪橫者。被罪豈國家之意乎？近日則宣醞亦可停之，恐民效之而崇飲也。執義黃孝獻曰：世子年幼，學問幾通，但賓客僚屬其禮貌一如上。前故世子雖有疑處，不肯下問，有所疑惑必解之，然後可至通曉。請使問難。上曰：必有問，然後其學可進。恐年幼欲問而不能當，今問難而辨疑也。○傳曰：招監役問之，則錦原家雖作書廳別室，間閣不多，惠靜翁主家本不作書廳，只作別室，若奢侈而可減者，則減之可也。別室不可撤也。其以此意言于執義，且招該官負言之，勿令奢侈。○傳曰：執義言世子於書筵，不問所疑，必年幼而然也。師弟子間上下何異？雖文理已達者，必有不知處，若不問難學問，何從而進乎？且侍講院官員乃僚屬，非如君臣之間，尚可親也。予當言于東宮使之勿狎勿踈。○司憲府全數啓曰：朝經筵大臣有言會飲被捉者，皆貧殘之人，所啓至當。臣等不能堪任在職未安，請辭。傳曰：大臣之啓必以爲士大夫豈無犯酒禁者而被罪者，只貧殘之人，不無其寃。非

以憲府爲不堪職事勿辭○臺諫啓前事諫院啓曰刑曹判書曹繼商  
近有刑獄不中之事多有物論請遞傳曰繼商以六卿被論必以在職  
爲嫌自當辭也豈可無端而遞乎餘亦不允○甲寅 御夕講○臺諫  
啓前事不允○全羅道古阜寶城鎮安與陽咸平興德珍原任實忠清  
道青山慶尚道尚州陝川龍宮草溪仁同醴泉雨雹○史臣曰是時李  
荇爲大提學其言曰今人家有寶器則執持必謹猶恐失墜至於國事  
任情紛更略無謹護意思是愛國家反不如其家之寶器○乙卯政院  
啓曰平安道癘疫尚熾人民困瘁無生之望一切民弊尚且蠲減聖  
節使行次公貿易正布反倍他行前後使行其馱數皆不過二十今至  
四十馱皆發本道馬輸至東八站癘疫之餘恐民未能支也以正布貿  
易雖利於國今姑勿給正布以除民弊何如傳曰平安道人民彫殘癘  
疫不息濟用監所貿之物非至緊急者則勿貿尚衣院所貿內用不急  
者亦勿貿可也不須以正布給之○黃海道瑞興遂安京畿加平江原  
道淮陽春川咸鏡道安邊霜○丁巳下宣慰使曹漢弼狀啓曰此倭則  
異於常倭刷還漂流人九名其所求以權宜從之何如言于禮曹○禮  
曹啓曰倭人胡椒留浦所勿上送事及物價改定事前日戶曹受教移

文倭人等必未及聞知也此倭等刷還漂流人而來當自 上斟酌也  
且特送舩接待事前者政府以為當一依壬申年約條壬午癸未年之  
接待皆一時特賜也本曹難以報府敢稟傳曰胡椒與特送接待事  
前雖定議然此倭刷還漂流人而來不可不從其請也其議十三公○領  
議政南袞議今此日本使臣之來無非對馬島主之謀也蓋以漂流人  
刷還為己功而將責以無厭之求也今若不引約條防之而隨其出來  
便許上京則他日彼以約條外事請之更據何辭而拒之乎雖終許之  
宣示阻難之意也今宣慰使復據前意反覆申諭曰漂流泊於貴國之  
境貴國隣好之故遣使送還於對馬島主何干焉敢遣特送乎前此  
大原一鶚東堂之來以擒獻賊級為辭故特許上來耳與今不同以此  
等語再三堅拒仍探其意更稟施行似為便益左議政李惟清議胡椒  
及特送舩事禮曹承稟為當但胡椒彼雖親賚上來許貿與否在上斟  
酌耳特送舩事壬申年約條不可輕變彼雖強欲率來嚴辭固拒使不  
得率來何如右議政權鈞議觀景林之書以漂流人刷還為大功必欲  
盡遂所欲也今若輕許其請後將難支胡椒國王之商物不可不賀島  
主特送因使臣之請接待有例况今托稱刷還亦難終拒然不可遽許

令宣慰使更加反覆開諭以試其意然後更議施行何如下三公議曰  
領相之議明言約條不可變之意而不及胡椒之事矣左相右相之議  
大槩略同而右相之言尤當故落點于其議耳將此議得之意言于禮  
曹而并論于宣慰使胡椒事亦言于戶曹令預備其價可也○臺諫啓  
前事不允○日微暈兩珥○戊午 親視聖節貢馬○御夕講○臺諫  
啓前事傳曰錦原君書廳令還撤惠靜翁主家則本不營書廳勿令營  
之可也○黃海道殷栗平安道龍岡甌山三和義州咸從等邑地震

五月己未朔日暈兩珥○庚申禮曹判書張順孫啓曰臣前亦辭免未

蒙允許臣非徒不得堪任若於雜取才特則該司提調亦當來會坐次

甚難敢辭順孫為兼國崇祿傳曰若以坐次為難則當適之○兵曹以咸鏡北

道節度使李苞啓本入啓曰前日李苞馳啓云北道防禦事緊請以南

道兵分定移防北道而其時本曹與備邊司同議回啓曰今在驅逐後

南道防禦之緊與北道無異請勿分定今又李苞啓云本道軍人數少

南道兵加送事請令備邊司同議處之云請如所啓同議傳曰依啓○

御夕講○刑曹判書曹繼商啓曰臣材質庸劣濫居是職今已四

年所失必多故前既辭不允今則又出於臺論尤不可在職請適臣職

傳曰雖出於物論不可無故而進退宰相也且卿之不合於本職予未  
之知也勿辭繼商再辭不許又啓曰臣以一司長官被論冒行非徒未  
安於臣心亦不快於物論且臣兼世子賓客此尤重任心誠未安敢請  
並免不久○傳曰近來中國常使人守玉河館使我國人不得出入及  
其出入時又令人守之其待我國如是至如藥材亦不得貿來請勿禁  
出入事呈文于禮部何如其招政府郎官收議于三公以啓○憲府啓  
曰義禁府經歷朴縉不護病妻盡奪其田民使之寄食於同生之家致  
令飢餓濱死大抵夫婦人倫所重雖或有病亦宜護恤安接而如此薄  
絕此乃薄行悖倫之人不可使在職請罷之不久○以張順孫為領經  
筵事沈貞為禮曹判書任樞為承政院左副承旨黃恬為司諫院正言  
任柄為弘文館正字○辛酉 御朝講司諫韓承貞曰議國大事自有  
廟筭如臣位卑何敢議也邊方之事亦必謀之於衆集衆善為一己之  
善然後其於措事無有遺悔大抵人主非但自用允有廟議請自上  
虛心以受大臣等亦當盡心近者議得事殊不知古六曹叅判叅議以  
上同議時雖各有懷抱而例為苟同自上命召而議之者欲觀各人  
之意也若此苟同則無有上下問之意也且國之大事臺諫似不可

參聽然臺諫持一國公論上為人主之優接下為大臣之敬待其職雖  
卑所係甚重而大臣所議曾然不知及其事畢始得聞之雖有計慮亦  
何所施不知國事而徒在其職豈可乎 上曰此言至當大抵廣議群  
臣者欲使各陳其意故 祖宗朝收議時必令群臣不相知其議也至  
於邊方事幾不可傳播故使之秘密果秘密故臺諫不知耳且王山亦  
下以其罪重故前既囚之然夷狄亦不可輕殺所當反覆議之承貞曰  
言官固當展其所抱但秘密之事不宜廣布須自 上招臺諫于政院  
問之亦未為失大抵如此之事不可使臺諫不知近日始有此弊掌令  
沈彥慶曰臣尋常時亦以為未便廟筭必無遺策然臺諫不知首尾於  
事體不當領事李惟清曰軍機之事若漏通則恐客人知之故如此秘  
密我國人心浮輕雖議得之辭未啟而盡書傳布至如備忘記之辭亦  
先傳布故南方客人皆知虛實大抵軍國重事中原則左右丞相御史  
大夫與之同議自今以後弘文館長官臺諫長官亦令參議何如 上  
曰此言似是然並議于侍從恐未便也臺諫則但知是非不必參議政  
府六曹同議而有未便之事則是非之而已參議似未便承貞曰 上  
教果當然大臣議定之後則臺諫雖有未便之意不可論啓如軍機秘



密之事自政院召問可矣臺諫雖未官亦得以所聞陳之但令長官  
參聽此亦未便惟清曰大抵收議必盡會臺諫侍從而議之然後議論  
定而無復他議矣 上曰臺諫專數入參議定之後退而有異議亦不  
可承貞曰臺諫雖不預知外有好論亦必廣採而啓之知事洪淑曰昔時  
則表表大事在朝之臣先知然後乃布於外今則雖有秘密事無不傳  
播或在朝不知而外方先知此弊已甚軍機之事所當秘密而邊方之  
人亦皆聞之彼人之知勢所必至惟清曰近日舍人沈思遜所啓之事  
臣等以為秘密而見竒別則書沈思遜來啓云臣等見之驚動洪淑曰  
政事時擬望官負姓名外間當於下批後知之今則未及擬啓外間已  
知之有不當之人而若或改望則亦必先騰於外間漏洩之風到今尤甚  
且如賓廳議得前者令注書捧可否於各位入啓其意非欲苟同也○傳  
曰朝於經筵司諫所言至當國家大事公臺諫知之可也且大臣言小小  
之事朝廷未及知之而下人先聞而播之云如此等事在政院所當檢舉  
政院啓曰竒別傳播非由於他兩司書吏與院吏相通如承傳事未及  
捧之輒先書去非徒自知而已亦有賣之者院亦無以為禁且軍機之  
事尤不可不密近日王山赤下事令注書親持書狀不與下吏其書

啓事色承旨亦納積中比至事畢後下該司矣○愷曹啓曰今觀宣  
 慰使狀啓禁送船加請事與胡椒公貿易事已下書矣今來狀啓  
 又云前月二十七日叢程胡椒則給都船主而去云今雖文移想已叢  
 程必未及去且倭人上表陳請後為公事亦未晚故今不回啓傳曰知  
 道○御書講○刑曹判書曹繼商啓曰臣以為刑官多有所失今又  
 被駁不可在職請適臣職不允再啓不允○壬戌下憲府公事曰此  
 云徐社不承服請更推今見公緘乃曰強盜竊叢略無措置則其罪輕  
 修飾欺罔以有為無則其罪重臣雖無狀決不然云允公緘答通或叢  
 明或稱過誤則可也此乃自法司捧傳旨推之而其答辭乃爾此必  
 輕慢之言其各別推之○下刑曹公事曰前者盧永貞事進告人鐵  
 金以徒民逃亡被囚于本曹今不能忍杖而死此人固當推之然若至  
 刑訊則當啓稟而不爾其問于刑曹○御夕講○三公啓曰前日傳教  
 我國之人至中國中朝不固嚴禁而今乃嚴令守直此待我國不如前  
 而然矣欲令使臣為呈文以告禮部 上教至當今方令承文院繕寫  
 呈文耳傳曰依啓○禮曹啓曰去夜獻陵執事廳廐馬驚躍出見則典  
 祀官趙翊丘史等宿於窓內一人無去處衣在於庭庭有虎迹此必為虎所攬

前此受教各陵齋室內人畜死則改備奠物翌日行祭若死於齋室外則即日行祭然此則為虎所攬而死於齋室內外亦未得知且此實變故敢直傳曰前規雖定此則變故且前者猪犯陵土恭猶以為變今何以處之聞政丞皆會本府如不罷仕即令檢詳收議而來若已罷仕其分遣史官收議○領議政南袞議虎攬人於齋室此實變故決不可仍行祭享况祭官等亦必驚動其心矣須更差祭官擇他日祭之為當左議政李惟清議凡臨祭若人畜有故於齋內則斷不可行祭今者典祀官之奴雖為虎所攬若不知去處則是必死於齋外行祭無妨右議政權鈞議齋室內人為虎所攬其人生死在室內外未能的知行祭未安奠物改備退行何如傳曰三公之議不一然予意初以為陵所未嘗無虎且其丘史豈與典祀官同房而宿乎必宿於外為虎攬去况明日非如常時乃端午名節勢難廢祭令諱三公皆以為變故向於恭陵猪犯陵土予為親祭今亦親祭何如招三公及禮曹堂上議啓○三公及禮曹判書沈貞叅判黃孟獻叅議金楊震等同議以故曰執事房內虎取人去實是變故且其祭官等孰不驚動其心常時雖小犯深尚不可祭况此事乎明日行祭未安請改擇日改定祭官退行何如且此

事非干犯於神御不宜親祭但明日請令禮曹堂上一人往審齋  
 所如其墻垣低缺虛疎而不能修理則各在陵官亦可推也傳曰知道  
 初欲親祭者為變故也果不干神御不必親祭往審陵所事其依啓  
 ○政院啓曰明日停祭事請令宣傳官乘駟馳諭何如且今適陰兩夜  
 間獨行為難請給騎馬驛子帶行何如傳曰依啓○訓鍊院權知金緝  
 等上言曰我國家設文武兩科取士文士則分屬成均館校書館奉文院  
 藝文館武士則分屬訓鍊院司僕寺軍器寺七品去官 祖宗朝之法至  
 為詳密法久遂廢兩寺之路軍器寺分屬之法雖存不使直遷必還訓  
 鍊院然後刻遷許多武士都屬權知一歲之內只遷四人可為憐憫在  
 成宗朝深燭是理別薦四人以礪多士頃者別薦之法中廢屬權知者  
 百有餘人祿無升斗率無立口以此老於權知者退去終身何可勝言  
 各司南行官則入仕數年得補參職正科出身者反不如門蔭大體未  
 便請依 祖宗朝故事分屬三司又令別薦以廣遷轉之路傳于三公  
 曰此上言之意似當該司亦難於公事故問于大臣其議啓三公議啓  
 曰前於都試之日權知等告訴此意于臣等但此分屬別薦等事非大  
 典所載今若從願施行則似毀大典之法不可率爾議之請於後日與

該司同議傳曰依啓○平安道觀察使金克成馳啓曰竊毀物故人  
江界五十七昌城二十八般山十四孟山十七陽德十三朔州十二肅川  
二十五寧邊二十一雲山二十七奉川十五永柔十六平壤三十合計  
二百七十五○全羅道觀察使洪景霖馳啓曰道內順天府突山島國  
屯田一年所出一千餘石其數逐年增多而本府兩倉雜穀并十一萬  
餘石則數少居民不得趁時分給收歛積年留厓將為腐損其屯田所  
出於附近樂安光陽興陽等官分給以糶糴斂散何如傳曰依啓○癸  
亥宣傳官趙安國自獻陵來啓曰往見齋室則墻垣甚低虎必由此而  
入因兩庭濕虎跡分明傳曰齋所之人為虎攬傷使之驅逐捕之何如  
今方草樹茂密雖驅逐勢難捕捉徒令傷人前者張弩傳習者有之以  
此人等張弩事言于兵曹○憲府全數啓曰前例外方觀察使奉傳旨  
行移推考則元情後遲晚常例也觀徐社所答雜亂無理不即遲晚大  
違格例臣等欲更請罪第念徐社會被兩度推考終必受罪且徐社前  
後啓達書狀皆曼辭枝語為人本駁雜而如是不即請罪法司紀綱所  
在臣等無狀不能職事請迺臣等之職傳曰初觀憲府公事內徐社公  
緘答辭正如朋伴間私語但當發明與遲晚而已不當如此為辭然凡

公事上下所見各異不可以此謂不能職事勿辭再啓曰國家維持專  
賴紀綱紀綱少弛國事日非臣等忝據重地不能糾察非獨徐社之事  
類於此等者亦多不可在職請亟適傳曰徐社治罪則可矣然非十憲  
庶不可辭職再辭不以○京畿江華府地震○咸鏡道永興平安道  
嘉山泰川熙川黃海道平山兩甯○甲子 御朝講領事南袞曰生財之  
道中國則古今皆以權益為利我國則只以土田所出為用況事大交  
鄰用度甚煩戶曹亦以貢物或作米捧納多般措置而國用小贍僅不  
乏絕而已今若有意外之用則國儲如此至為寒心且聞今來日本使  
倭所持胡椒多至八千九百斤云彼必盡欲公買矣我國財用不贍而  
外夷之求求如此是欲使國家坐受困窮雖不可一切拒之以缺其望  
然盡與相貿則國家受弊不貲也 上曰交鄰事不可使缺望故已令  
該司議處之果皆公貿則弊必多也袁曰慶尚道收稅布所存向少年  
年如此將無以應其求矣○大司憲洪彥弼上劄曰臣本無狀待罪言  
責揣分非宜常懷兢懼雖欲追勉才疎識暗見事後人動失職務況法  
司之長繫國家輕重裁決料理其責甚備要得其人庶盡其責如臣謏  
薄玷污重地糾察論劄舉失其宜貽譏尸素決不可靦然在職伏望俯

察微懇亟適臣職不許○頒賜辟瘟方于中外○執義黃孝駸掌令  
沈彥慶持平張季文金希說啓曰臣等昨日以不堪職事再三辭避而  
尚未蒙允覲顏就職今聞上憲洪彥弼復以位在長官失其職任為  
未安陳懇辭免一司之事非獨長官專斷亦皆臣等之不能在職未安  
請適傳曰不當辭避之意昨已盡言之矣允公事上下相可否以察其  
非而已不必避免也○承文院以使臣所賫去呈文入啓傳曰呈文辭  
文皆當但入館有同拘囚出館又見驅迫之語無乃不恭耶今若不能  
得請則後難更請改此語何如○乙丑 御夕講○日暈○京畿南陽  
黃海道文化海州康翎信川地震○丙寅遣訓練院都正鄭允謙如京  
師賀正○承文院判校崔重演自慕華館以三公意來啓曰臣等到此  
查對見表紙粘連上下張異色至為未安前日本院監進時於屋內見  
之故未克致察今於野外所見分明請改書付咨文點馬送之而今行  
表亦不宜留此姑付使行送之何如傳曰依啓○傳曰兵曹判書柳聃  
年累以疾辭其適之○分遣內官史官及弘文館上下番于成均館及  
四學書儒生時到數以來 政院啓曰成均館今日乃暇日若以時到  
數書來則儒生等以暇日皆下家必不在耳四學儒生亦以長官皆歸

拜表故必無在學者也傳曰果是暇日封到記以來可也○傳曰前者  
觀射時武臣等抄出試才故未知實才今則分兩所各豎二貫革百五  
十步各所定送試官二員來十五日為始武臣堂上官則勿論出身未  
出身者堂下官則東西班出身者雖非出身有武才者且有武才文臣  
堂上堂下官及文武臣堂上雖一品人真有願射者則并許試射且宣  
傳官兼司僕內禁衛羽林衛定虜衛忠順衛忠義衛別侍衛族親衛甲  
士騎正兵及無取才軍士從自願并令各一日試射其畫數錄于名下  
以啓文臣不可與武臣同試然此勸勵之道故如是耳○取成均館四  
學到記以啓傳曰當於十五日為庭試○日暈珥○戊辰咸鏡南道節  
度使崔漢洪馳啓曰敬奉 諭旨即以王山赤下還押送事移文甲山  
府而仍諭惠山境內留在野人設帳幕于距鎮三四里許江邊盛陣  
軍威窮推王山赤下以作賊之狀則其供曰初度高山里作賊擄五名次  
度滿浦搶三名次度與左右衛人等入賊山羊會擄五名次度理山鎮  
同類搶去十五名庵所搶去三名所作賊只此而已他無犯處云野人  
朴加遷居中樞阿所只等六人厚溫居中樞以時哈等二人東良北居  
中樞忘自等三人所安居上將只多伊等六人應招而來仍接對諭以



玉山赤下前後所犯及承服之罪於其所見處斬頭江邊彼人常行路  
傍立柱梟首後厚饋應招野人并給糧鹽矣○弘文館副提學蔡紹權  
上言曰臣本以駑劣濫叨經幄榮寵踰分固當萬死以圖涓埃之報第  
念臣之偏母遠居咸昌夙嬰疾病年又迫暮計今六十九歲衰邁日至  
羸瘵頓加風痺諸證沉綿亦甚頃刻異氣叢作無常臣雖竭勉侍朝不  
能一刻弛懷其在去年劇叢尤數臣輒辭告伏蒙 聖恩賜藥給假馳  
駟往見 天寵固極母子相對感泣但以一家之私屢曠職事心豈敢安  
毋病少間輒勉臣上道臣雖上感 國恩而實迫私懷欲將危懇仰塵  
天聽而惶恐聳需以至今日祇以病勢轉痼唯倚藥餌為命調候少  
愆輒至危革道里賈遠消息往復動淹旬聞危馳赴難保其能及思  
至於此痛摧切迫何以為心伏望 聖慈憐臣至情許臣歸養俾遂人  
子烏烏之願傳曰侍從乞養其親者除近邑守令例也其以此判付○  
已巳傳曰近來政事間凡事全不嚴密向者經筵官亦以此啓之矣大  
抵注擬前人皆知之喧播於外至為不當故今日摘奸則閑雜人多數  
闌入此人等皆下禁府推考且考喧部將亦不檢舉并推考○憲府啓  
曰聖節賀表以紙色有異故改書大抵承文院提調前期監進時不即

詳察至查對時入啓事大重事不宜如此至為非矣且改書表文只付點馬而送殊無事大之意事體未便請別遣秩高內臣追及使行更加考覈交付而送傳曰改書表文事所啓至當拜表後改書古所未有予意初欲推承文院官負而政丞以為屋內與野次所見有異云故不即推之別遣內臣事議于三公領議政南袞議表文正副本聖節使賚領而去特以紙色稍異故改書追送欲其盡善耳雖不遣內臣於事大之禮未見有虧况今點馬亦為咨文書寫而去則於表文賚進亦不可謂賤襲而查對之事亦使此官為之可也然法司所言如此必有所見左議政李惟清議聖節使表文紙色不純故不得已改書只令追及於聖節使未越江之前賚去人負職秩高下似不緊關故依前例令咨文點馬賚去然臺諫啓以不可則事大文書 命內臣賚去傳付事體為當右議政權鈞議前此改書咨文例付點馬以送故今亦付點馬之行事議啓之然此表文重事別遣弘文館官負傳付為當傳曰此事近來所無領相之議亦然然左右相之言如一故落點于右相之議其遣弘文館官負○吏曹判書尹殷輔啓曰今方有邊釁兵曹判書當以知邊事宰相除之而正二品以上不足以備三望矣何以為之傳曰若有事則

大臣及備邊司議而處之且今兵曹參議潘碩稱亦曾為兵使必曉邊事可以同議處之其以正二品中解事人除之可也○以金克幅為兵曹判書柳聯年為知中樞府事○兵曹判書金克幅啓曰今以臣為兵曹判書臣則專不諳邊事今方兩界有變必須知邊事者然後可授此任臣專不曉軍務請辭傳曰若勤於治事何事不可為乎雖有邊事當與備邊司同議處置卿其勿辭再辭不許○庚午典翰金銛奉改書表文而去○御女講○傳曰近多災變而早為太甚誠非偶然予欲避殿減膳而日本使臣近日當來接見必於正殿避殿復殿不可煩數故姑不避耳百執事多有懶廢職事人事之所當為者固宜修舉以答天戒六曹漢城府掌隸院則政府糾之諸各司則法司糾之宜加申勅各盡其職且童子祈雨似涉兒戲故初不許舉行今觀日候旱氣太甚古例所有其悉行之又於各司外貢之吏久留艱苦其徵作紙亦至太濫法司非不糾之未聞一人以比被罪者法司所當加察外方私行出入官府請發轎軍刷馬以作民弊者摘發禁斷事其論八道且以此意言于憲府○傳曰金銛奉表而去中路交付乎中路交付心甚未安且交付時考覈越江時例覈再度考覈慮傷其紙其令金銛直抵義州與使及

點馬匹覈後不用表文持來事議于三公○江原道觀察使權希孟呈  
病傳曰適差可也○辛未南衣議九赴京使臣必於平壤義州等處文  
書查對自是例事金銛若追及於黃州則於本處查對似無妨礙今平  
安道曠廢未殄使命重疊恐一路受弊李惟清議九赴京行次到義州  
二三日留連點檢方物考校文書例也金銛賫奉表文追及義州而查  
對則事必從容無窘迫之弊權鈞議今此表文承文院提調查對議政  
府六曹又為之金銛但當傳付而已不須中路更行查對從惟清議論  
金銛曰爾所奉去表文中路交付未安於心其往義州從容查對交付  
○諭八道觀察使及開城府留守曰近來災異相繼今又亢旱三農失  
業凶歉已兆民之生理至為可慮所當中外交修勤恤民隱而近聞外  
方私行人等出入官府或求索無厭或倩蒞轎軍刷馬應接供頓之煩  
貽弊不貲卿其嚴加申勅一切禁斷如有不奉行守令察訪驛丞啓聞  
罷黜以祛民弊○宣慰使曹漢弼復命啓曰日本使臣一路宴享接  
待不以常例每先諭各官無事帶來近日舟行時私謂臣曰對馬島庚  
午年叛亂後事多不遜國王遣十洲兵馬征討之已立新島主而新島  
主向貴國意甚厚而歲遣船尚不如舊數前此國王累請而不許今吾

等之行亦專為此事耳漂流入等適吾等出末時到泊故與之偕來耳  
臣觀其意自托其歲遣船之請而欲以刷還之功委之於對馬島以重  
其請耳傳曰知道言于禮曹○禮曹啓曰童子祈雨復行事已受 上  
教矣勿擊皮鼓事何以為之祈雨祭已行初度二祭與別祭而再度初  
祭今日乃畢十六日當行再度次祭宜於十五日受香傳曰皆依啓○  
壬申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近者百執事懶懈事不謹慎祭官多托  
虛故吏曹郎官於受香日不能詳察其進與不進以長其弊如此等事  
皆為公罪故益不畏慎佐郎鄭世虎推考雖未畢姑令功減一等送西  
軍機大事不可弛慢頃者收議時兵曹馬無一匹夫收議時則只遣史  
官一人而已若有大事其將何以為之實非細事觀安士彥所供知非  
其所掌推啓後余當量虛色書者使令等不謹檢舉其并推之○傳曰  
安士彥以非其所掌雖自謂不知然後弊不可不懲功減一等送西可  
也○日暈○癸酉庭試文臣堂上官則入東邊堂下官則入西邊命題六陣  
言律瀆淵五言律史臣曰霜雹地震之變間見而旱乾相仍上下固當  
戒懼而抄詞臣製詩於內庭殊無警答天譴之意大臣臺諫無一言及  
之惜哉○下上言四道于該司仍傳于政院曰近來人心日就奸詐窺

言律瀆淵五言律

史臣曰霜雹地震之變間見而旱乾相仍上下固當

命題六陣

免其罪濫呈上言者殆無虛日甚非美事政院雖不可一切不達然熟  
議可否斟酌以啓可也○諫院啓曰造紙署本為事大文書而設也近  
來所造之紙每患麤惡不用今若如常推考則後無懲艾已巳年以紙  
之色惡其官負先罷而後推請令亦依其例先罷後推一司之事行首  
官負所當檢舉而不爾請亦罷之奉文院官負則法司時方推考故不  
啓耳傳曰大抵近者百司懶慢廢棄職事祭享軍機國之重事而亦至  
解弛吏兵曹郎官皆已送西以其罪觀之不止送西予當酌量故乃爾  
造紙署官負亦當先罷然時方推考不宜徑罷承文院官負則未知推  
其負矣大抵提調則但當監進而已行首官宜觀其紙之善惡而紙之  
書寫官亦當察其善惡而書之查對後改書古無此事并其行首官推  
考可也○漢城府判尹韓亨先啓曰昨日適以國忌不坐火出于文書  
庫焚至三間而始救滅之觀其文書非徒火之所焚而多為救火水所  
汚敗昨雖移置他房不知所焚幾何此非火氣所干之地而焚之必是  
訟者之所為傳曰此事予亦以為奸詐之徒所為故其庫直書吏令攸  
司推考事已傳之矣○傳曰庭試堂上居首工曹參判申公濟堂下居  
首正言趙仁奎其賜別造弓一丁○傳曰近日命製或有半篇或稱病或

有無緣不來者如此之人并抄以啓試官等抄啓曰承旨柳溥不作  
弼善任權不來矣傳曰其推之○江原道三陟江陵下霜○甲申御朝  
講正言趙仁奎啓造紙署等事 上曰近者百執事解弛造紙署官負  
則罷職果當承文院提調則果以屋內故初不得分明見之其言是矣  
官負則常時監用豈不知其紙之善惡哉行首及色官負亦依造紙署  
例推之可也仁奎曰近於闕內多雜人出入之弊固當嚴禁然而頃者  
自 上摘奸于政廳事涉細瑣此則有司之事而非人主所宜為也  
上曰政廳摘奸非獨今時在前如此予亦不知摘奸之煩碎也部將例以  
為常莫之能禁故自內摘奸所提果 孝前日經筵大臣亦言望未入內  
而先播於外夫政事必須嚴而後可也仁奎曰文臣庭試自 上不忘  
文教之意也然觀 祖宗朝亦有試製之事其三公之次六鄉之列亦  
有應試之時矣然非其例也倘為之耳今則例與末官同庭課試恐非  
待宰相之道也 上曰間或宰相入試可也亦不宜數數為之我國屢  
待上國之使此亦預使勸勵之為然以同庭為嫌故堂上堂下分東西  
試製也持平張李文曰宰相庭試與下官同製命官科次事體未便且  
近日以下 聽啓覆死囚多滯啓覆不可不數也 上曰近以祈雨下

香受押殆無虛日是以未聽獄多滯死囚誠不安心特進官沈貞曰  
臣居喪在外初入京城見衣冠制度各異大抵制度必一然後可也自  
天使來還後號稱唐體笠者臺上大高朝官或有著者或不著者至於  
賤隸亦有著之者一國之內制度不一甚為不可請一之 成宗朝下  
體製禁衣冠之不一者今亦如此禁之 上曰一制度然後可也禮  
曹其以是為公事以啓○傳曰禮曹判書言衣冠制度不一其言于禮  
曹及憲府且兩司言啓覆久廢近日以祈雨受押傳香無空日不得行  
如得空日輒為啓覆可也政院啓曰近來笠體多變市人擅改其制面  
目皆沒朝士厭之皆好唐制不可一從舊體况本非 成宗朝之制宜  
使禮曹商確其體使之適中毋令後有變更且以廢啓覆常參之禮雖  
間有朝啓不過一二度而已宜頻 受常參朝膳後亦令啓覆則庶無  
留滯之患矣傳曰笠子事依啓啓覆則既為常參朝啓而又於朝膳後  
啓之則事甚煩數其依前例○傳曰臺諫請罷造紙署官負命罷行首  
色負○傳曰朝講禮曹判書言待日本使臣及特送船事請報政府處  
之今大內殿使臣尚留于浦故我國漂流人亦未上求禮曹不可獨斷  
則亦報府處之事言于禮曹禮曹啓曰日本使臣求請皆在約條外特



送船接待事今若先許其請則紇條且不堅矣二十一日押宴彼若陳請其所言可聽則聽之如其未可自下防之而自上斟酌許之且大內殿使臣再再移文促來而不肯上來曰請與特送一時上去觀其意以漂流人爲奇貨如其促來則益自爲功不須急急也傳曰知道○論八道觀察使節度使水使曰民之休戚繫於守令苟非其人民受其害况近來災變相繼旱乾相仍歲之凶歉益甚民之愁嘆不絕是豈無自而然道內許多郡縣守令僉使萬戶未必皆得其人如有不盡心撫字猶肆橫斂侵漁軍卒貪饕無厭則干傷和氣未必不由於此卿其更加糾察嚴示黜陟務令勸懲分明民生受惠○乙亥日本國王使臣景林東堂等二十二人入京○司饗院提調益陽君懷等以咸鏡道觀察使啓本議啓曰吉州明川鏡城至為殘弊而鏡城尤甚故其所賦快脯分定于三水甲山而猶不能支宜以本邑所產大口一尾准快脯一斤或文魚一尾准快脯二斤吉州明川則限一二年鏡城限蘇復代封從之○平安道龜城等二十四邑癘疫物故者五百六十一○掌令沈彥慶以母病請待藥命滿之○丙子 御夕講典經任柄曰旱災之甚近古所無諫院以女謁為言女謁足以致旱也避殿減膳雖似虛文亦懼災

之一事近來公道消私情勝政丞不請承文院官負之罪此皆人情勝也至於決訟及百司之事莫不以人情也○傳曰任柄所啓至當上則官闈有女謂下則百司有私請宮中雖未見如此事萬機至煩公事豈能盡洽於人人哉一有未洽於心乃謂宮中有私請豈有是哉然予當察之百司私請則在下亦當相糾使上下至公無私可也○以閔壽十為江原道觀察使許寬為司憲府掌令朴洪麟為司諫院正言○丁丑庭試儒生○傳于政院曰文臣能詩者勿論堂上堂下官并抄以啓○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啓曰災變甚多慶尚道亦頻地震而年年旱乾去秋尤甚城中泉脉亦渴民事至為可慮也臣等無狀故災變如此請改紀朝政以他人代臣等之職傳曰非徒災變疊出旱氣尤甚予嘗晝夜憂懼思欲弭災而旱日益甚無望西成矣迄者百執事解弛以事大軍機祭享等事受罪者多非欲罪其人欲懲後弊也豈關大臣勿辭袞等再啓曰災變之多由臣等之不職竊聞侍從以臣等不請推承文院官負為用情臣等雖迷劣豈至如此其時臣等方自待罪請罪下官實所恐懼故未敢耳今物議如此必須改紀朝政然後災可弭矣傳曰予每欲親見卿等言之今日適儒生庭試卿等難以出入

故未果也近來非特有災變亦有女謁盛行之議尤所未安予未知其故反覆思之萬幾至繁允於決事之際不洽於人心之事必多故播諸人聽以致物論豈有恠乎近觀人心風俗漸不如古刑政之間少有不協於已則歸咎上官煽言致疑或有射門恐動焚書滅迹可知人心風俗之薄也昨聞侍從之言上下皆用私意宜至公無私此言甚當一國君臣上下皆以私意行之則何事為是乎上下更加留念至公無私可也如承文院官負不請罪事卿等果未及計料也近來百司非特解弛事大戎祀皆國之大事而犯罪者多其餘可知如今遇災之時當避殿減膳而但日本使臣接見不遠旋避旋復反乖謹災之道故斟酌之意已言之矣昨日侍從言宜避殿卿等之意何如百司雖日坐司不決事則無異不坐近觀百司之出納公事法司則多啓公事可知其勤六曹則或有稀啓者可知其勤慢也上下不少解弛各勤其職不亦可乎致災之由皆在予之不德爾何係於卿等也其勿辭袞等又啓曰女謁之行臣等亦未能知也成湯之責亦以女謁為戒欲嚴密其宮禁也避殿減膳亦人君遇災責躬修省之意也但避殿則不能聽政祇為虛文耳雖不避殿對越上帝不滯政事此乃應天以實之道也今日日本國使

臣不可不接待交隣之道不可以謹天戒而廢禮也大抵朝廷勤然後百司各盡其職朝廷慢則自爾解弛六曹坐不坐近每書啓何敢忘也別無不坐之司自上慮有所未盡也 上教至當燮理陰陽總治百司上順天道下協人心臣等之職也而臣等妨賢久矣請以當是任者代之惟清又曰如臣老者但妨賢路無所用也請適傳曰遇災上下尤宜恐懼修省三公固不可適也避殿減膳事知道○下司憲府公事曰侍直尹理孫犯奔競之禁其推切鄰可也 祖宗朝犯奔競者至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法嚴矣近者犯是罪者例推其鄰人飾辭免罪今後有犯者先問其身與往來主人急詰隣人使之未及飾辭則可得其實而庶有一人之受罪者矣其以此言于憲府○平安道觀察使金克成狀啓竊疫物故人昌城十八价川九寧邊十一德川十五江東三十一宣川十三熙川二十三博川十四泰川九殷山十八肅川十二安州二十五定州二十五成川二十八江界三十八龍川二十一祥原三十江西十四永柔十九平壤五十六前後合計一萬八千九十七○庭試優等儒生李義明尹齡鄭礎鄭世紀給分有差○領議政南袞啓曰昨日臣以在職未安之意三辭不允故退去然臣則別有身咎尤所未安故更啓

之去年歲末以觀象監正李叔孫所業精通叙用事抄報而天文教授  
具祥播言於其廳曰領相送人于政廳擬叔孫于司宰主簿彼何人斯  
乃若是乎吾輩七八年勤仕尚不能如彼彼之為此者有匹段故也吾  
輩何處得此乎呼庫直曰速取好段來吾當買之云大抵官吏受譏雖  
微官不可在職臣則百僚之長不宜覲然在朝廷之上傳曰今觀所啓  
不勝駭愕昨日予云人心風俗漸予如古小有不協於已則搆成虛事  
傳播人口聞者信聽正為此也允事或干於上則曰私謁入於宮闈干  
於大臣則曰納賂臺諫不協於已則歸咎訟官不厭於心則必銜怨若  
此不止污穢之言將及於上且大臣乎具祥所言卿先知之故啓之快  
矣若不知何人所言以致物論將何以辯之具祥之言必有其意須推  
辨正然後奸細之徒自戢上下之心必安也具祥令詔獄推之卿其安  
心勿辭衮再啓 上教如此正中時病但臣無所失安有醜詆至此耶  
上之命推於詔獄者欲正風俗也然必速速臣職然後物論快之傳曰  
此事可窮推以懲須更辭史臣曰時人有譏衮小量然能文章慎禮儀  
至於貨賄淡如也○御夕講 上曰旱氣日甚而日本國使臣接見在  
所不得已矣然倭人異於野人稍知禮義動樂宴享恐非其宜欲與禮

官議之典經任柄曰宴享動樂乃一日之事近者屢爲虛文如庭試等事皆非懼災之意也又聞命政院抄文臣能詩者此尤非時務果令製詩孰能如雲漢之章乎請勿用心於他而專心於謹災也上曰試射庭試皆所當已然本欲勸勵文武也命抄能詩文臣者他日天使之來非詩無以華國故欲預勸勵之也兩界有邊釁勸勵武才亦當致意特進官成雲曰西南似將有事而蓄積虛竭省減雖似末節不可不為特進官金碗曰生財之道亦當修舉忠清道不緊牧場可作屯田處頗多令大臣議之何如○傳曰今日經筵侍從以為旱災太甚如試射庭試等事不宜為之非予親臨試之命官為之非必不當為也日本使臣接見於正殿事宜矣但接見之禮予欲停之倭人異於野人稍知禮義災變如此而宴享動樂實未安心雖不接見彼亦知吾懼災之意問禮曹以次國忌日不可宰殺事禮曹初未及計料也接見與否禮曹更啓然後定日可也○禮曹啓曰如此災變疊見宴享誠所未安然隣國使臣不可不接見接見則不可不設宴動樂且有前教若不接見彼必失望明日押宴彼已知之尤不可廢也請問于大臣傳曰所啓與予意無異平安道厲疫及旱災太甚未安于心故問之明日押宴果不可廢也

不須問于三公○傳曰二十四日凡國忌不可宰殺二十五日宴享未  
便或於五日晚行或退於六日何如問于禮曹○文武堂上官以下試  
射優等者 命論賞有差○己卯 御朝講侍講官丁玉亨曰生民休  
歲係於守令不肖者不見黜則民之受弊多矣今者黜陟勸懲恐有未  
盡也守令拜辭必須引見使獲聞 天語則豈不感激 上曰為政在  
人守令不可不擇也但不可常常引見間或引見可也司諫韓承貞曰  
擇遣守令甚當古者雖觀察使其率衙眷必騎馬而行輜重之物僅二  
三十馱亦不自安今則不然門閹之人則已矣起自寒微者其於衙眷  
之行不有轎子輒生愧恥迎送之際所率幾至二三百人為守令者以  
此為常監司亦例視且其歸家也其輜重至於二三百馱其稱有識者  
亦不免焉監司欲禁則可禁也人物古今無異而無可任之人者以用  
循資格也且市井富居者必欲多蓄鎗器爭相誇耀故倭使銅鐵之價  
日益倍蓰一切禁斷可也且兵務最緊司兵曹郎官未嘗以在其任書  
吏常執其權而郎官未知為何事也柳聘年在今武臣中非偶然之人  
况方有邊釁而帝兵曹判書其病實否未可知也六卿豈以辭免輕適  
上曰兩界將有邊釁柳聘年累以病辭故適之果宜在兵曹也轎軍迎

送之弊法司監司一禁可也領事李惟清曰私行之人出入官府未有  
忌憚必遂所欲然後為滿於心必如乙巳丙午年故事禁之可也上  
曰守令非樂於接待也以有毀譽故不得已接之為守令亦難矣承貞  
曰前有南績者詐稱全羅監司之族而公然橫行被囚刑訊矣曾至茂  
昌縣邑倅朴光弼不接待績怒毆縣吏光弼執其率人績揚言於人曰  
光弼已死京中族親信之至有不食肉者此特其少者耳作弊之人豈  
可勝道守令畏其毀謗雖移文不能奉行特進官許碗曰赴京行次所  
賚之物亦不如古騎馱及護送之馬一度往返鮮有生全古者賜米乾  
糧自有其數而各官所給亦止於使故書狀質正之供饋皆仰於使今  
則三負各自輜重各官爭相饋遺皆令軍士轉輸軍馬益疲平安一道  
終不能支實國家大患也嚴禁可也同知事尹殷輔曰國賜果為不足  
故必求於一路在所不得已也但頃者孫存為禮部郎時我國使行之  
車兩欲為之定數而未果大抵一行之進獻公賀所載車兩量定可也  
上曰平安道癘疫已久殘弊極矣赴京使之弊所當先禁惟清曰今死  
囚積滯宜數為朝啓上曰曾有言者近多祈兩祭受押傳香殆無虛  
日政院固宜擇其暇日而啓之叅贊官俞汝霖曰朝膳後啓之則庶無



精滯之患惟清曰常參不可廢也六曹勤慢書啓下法司推之矣仕進  
有定時時遣內臣摘奸可也 上曰各司晚仕法司當糾之惟清曰法  
司早仕則百司自爾早仕矣史臣曰糾察百司之勤慢乃都堂憲府之  
責而惟清以六曹堂上日晚仕進庶事不釐請遣內臣以檢早晚其失  
體甚矣○傳曰朝於經筵聞外方之弊前者守令衙眷例皆騎馬而今  
則乘輪成風調發軍人馱載之數亦倍於古其弊至大所當痛禁出都  
門尤為放肆法司之禁所不能及觀察使亦當糾之且守令之接待私  
行勢不得已也至於奉書簡者出入無忌雖下諭禁之守令視為例事  
慢不奉行今更下諭于八道觀察使出其不意遣審藥檢律摘奸于各  
官如有被執者守令及私行并皆囚推有如南績者尚出入官府後聞  
於朝廷則非徒守令觀察使亦當治罪○御書講侍講官丁玉亨曰唐  
時宦者專權時君至呼為阿父平時須開廣言路使下情上通也特進  
官許琬曰不廣言路則有事之時誰復言之常時朝廷謀議之異但可  
不用而已不至於害事而必厭之實非美事向者年少輩謀議異己者  
斥之當其時若預閉言路則豈無一人知其事之將非而為 殿下言  
之乎玉亨曰允言人人異同擇其善者而從之如出一口非聖代事也

許硯曰一人出言群議和之如一非謀之於眾也○御夕講○憲府全  
數啓曰今朝左議政於經筵以爲百司解弛不早仕專由法司不早仕  
臣等在職未安請逋傳曰左議政所言百司早仕則庶事不墮也非謂  
法司不早仕也其勿辭○押宴官權鈞禮曹判書沈貞啓曰今日日本  
國王使臣謂臣等曰持來胡椒至今留浦不令上來慮有虛踈之弊請  
速輸來且漂流人刷還時特送盛重之功不小請許上來前國王時歲  
遭船只許五隻請加給雜俵元禪時尚等漂流人刷還時亦皆有功雖  
不許上來請給過海糧臣等以特送及歲遣船事約條堅定不可更議  
胡椒事當與該司議啓答之○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  
鈞啓曰事大文書專付承文院而今聖節使文書查對時皮封例不出  
示故臣等未詳見之此臣等不能致察之故也傳于三公曰今此文書  
果多錯誤然皮封則政丞所不見故已推其書寫官負不宜待罪○傳  
于三公曰日本國王使臣求請萬壽禪寺改創助緣木縣一萬匹胡椒  
公貿易島主特送接待歲遣船加數等事該曹不可獨議大臣等其議  
以啓且香室偷絲五人中有億千者獨無形迹但出於鄭坦招辭故禁  
府為公事決放矣其餘四人事于俟在情狀難匿其中鄭坦者掌鎖鑰

開閉此其尤重者也必欲推而得情其可乎其亦議啓三公啓曰助緣  
木縣令該司考前例磨鍊何如貿易胡椒事當語使臣曰前已定不納  
之議然今使臣言之為國王限今行輸上云公貿若不能盡令該曹  
防啓使之為半公貿為半私貿可也將送接待事約條所無不許上來  
之事押宴時已言之彼以刷還人物自以為功今當語之曰雖無約條  
使臣言之為國王限今行姑接待若其歲遣船加數之請固不可許也  
香室偷紙人等窮推罪之可也億千則果為隨從罪可差天照律甚當  
傳曰依啓○諫院啓曰經筵大臣欲矯六曹及聽訟各司晚仕之弊乃  
啓曰以時遣內臣摘奸云凡糾察之責自有有司若人主下行此事則  
事涉煩瑣有妨大體况六卿亞於三公而遣人摘奸則是待之不信也  
此事雖不施行慮有後弊故啓之傳曰摘奸事大臣欲使六曹勤仕而  
言也然有司存焉故予不答其言諫院所啓至當○金羅道玉果忠清  
道懷德清州清安木川江原道洪川兩電咸鏡道端川大雨木石俱拔  
人家漂流人畜壓死○庚辰傳于政院曰政院及政丞等請朝膳後啓  
覆者欲其公事不積滯也臺諫以為不可者恐其廢常參也自今或常  
參後或朝膳後啓覆則庶無積滯矣政院其知之受常參聽朝啓

未畢聞東門外有數人呼天大哭或雜金聲聲徹大內 上曰彼必擊  
錚人也急令禁府兵曹捕之兵曹判書金克幅亦趨出錚聲移時不止  
上曰何至今未捕克幅還入啓曰擊錚人在宗學高樹上故未能即捕  
上曰其遣侍衛軍士三四人持弓矢為仰射之狀則即下矣承旨金克  
愷自外入啓曰擊錚人持刀在樹上軍士將執之則引刀刺之其言曰  
此是中間捕執矣若別監來則吾當就執一人在樹下者先執而來乃  
全州正兵梁傑也 上曰遣別監往諭尚未就捕即令軍士圍守久則

自下矣政院問別監則曰初到樹下以

命捉下則見兩人皆以索纏其

腰于木枝曰寧死此樹上不可下也既而老者先下曰吾輩宜下就執  
也其在木顛者不肯下曰下與不下等死先下者再三諭之後乃下其  
老者江華人李厚孫其後下者恭原人尹佐也政院問尹佐曰何故擊  
錚佐對曰以曰地事曾受罪徒役今又以其罪抄定入居為美人所陷  
闕望云問李厚孫答曰有韓莫同者以和奸嫌情誣訴抄定入居闕望云  
問梁傑答曰買人之田其證明白而有嫌人以他面里止手本曰據奪田  
地云抄定入居闕望云問尹佐李厚孫曰有 上旨爾何拒捕佐曰  
去十六日神武門外松木上擊錚有著紗帽官負督令下之決余以杖

八十之罪今又慮如此故不得下矣若知誠有上旨初欲就執訐寃

安有不下之理乎厚孫曰光陵行幸時呈狀駕前慕華館行幸時又呈

駕前以一朔內再呈上言受杖八十罪又於勤政殿擊鼓又受杖一百罪

而皆上所不知今恐如是故不得下矣問別監等曰佐等引刀刺捕

者然乎答曰雖其言說如此葉密不見其刀矣傳曰此人等累次擊鼓

擊錚至為濫矣前於神武門外擊錚艱難得捕以致其罪而今又如此

此必國網解弛而然也其下詔獄推之推尹佐厚孫曰向闕擊錚高聲

哭泣命捕時拒捕推梁傑曰向闕擊錚高聲哭泣辭緣推之而且其

發劍情狀明白則亦并入推考傳旨可也下擊錚人上言于政院曰所

以納而見之者欲觀其意耳其所言且不實之語其留置政院而速以

此輩推考傳旨入啓兵曹佐郎趙仁奎啓曰擊錚人在木顛呼哭故柯

葉茂密不得見其有刀而當捕時乃曰若有捕我者當以刀刺之故不

能緣木而捕之實未嘗見其刀也傳曰雖不見其刀其言如此并入推

目可也又傳曰擊錚人捕捉時兵曹郎官奔走措置而部將及當直郎

官不能執之雖無傳教所當先往捕之至有三命而尚如此其下憲府

推之都事日世琛部將李信茂洪禹錫也○臺諫啓曰臣等於朝啓聞擊錚人聲徹大內

至為過甚然此則自有其罪已令詔獄推之兵曹判書入直郎官至有

三命而反以不能捕為啓至為緩慢請推之判書金克福傳曰擊錚

之人前亦有之而未有如此甚者兵曹官負固當推也然堂上郎官在

此其能往捕乎故已命推其領捕部將及都事耳再啓命推之○大

司憲洪彥弼啓曰邇來旱災甚慘正當修懼之時須擇言官使言時政

闕失臣素無識慮未能職事心甚未安又不依國典早仕使百司解弛

臣之失職已多請速遞傳曰必以昨日大臣所言來辭也大臣之言非

以法司不早仕也欲令法司更加糾察毋使解弛也勿辭○下諭八道

觀察使及開城府留守曰在祖宗朝令衙眷乘馬以行近者例皆

乘輜遂成風俗非徒調發本邑軍人傳請各官抄發訟路之民疲於迎

送殆不能支卜馱之數倍多於前尚不檢舉以致無所忌憚卿其嚴加

摘發以為黜陟且私行之禁載在大典近來恣行無忌求索不已以接

待厚薄為毀譽故為守令者爭相饋遺若非聚斂何以供此卿其不時

摘奸如有私行接待守令及私出入官府人并皆囚啓如不奉行卿亦

不饒○下諭平安道觀察使曰近者赴京之行數外卜馱濫輸無忌民

不能支一度往來人馬俱困弊甚不貲况今人民酷被癘疫之害幾困

尤甚若例視尋常不加嚴禁是棄一道卿其體予至懷一皆禁斷毋使  
猥濫○議政府啓曰據禮曹牒言國家制度不宜異同凡冠服體制一  
據造者不宜在下之人作為奇巧任為增損變亂舊制而近來奇巧之  
徒不喜舊常笠子體制或擬唐樣臺上太高或變舊體下掩面目俗尚  
不一瞻視駭恠往來道路似非一國之人有乖同教化一制度之義見  
據笠子工曹同議適中制造顯示中外如有違法造賣者及其買者者  
令法司痛禁云然兩據笠體一切遽改則不無騷擾之弊一禁臺上太  
高者何如傳曰如啓○辛巳三公啓曰訓鍊院權知見在之數多至百  
餘人而去官之路不廣至老沉滯者有之甚乖國家取人之義不可不  
變而通之自今限十年每一年權知祿官各加一員去官使之疏通且  
內禁衛兼司僕中已出身武才卓異人器可用者依 祖宗朝例許於  
東西班隨品叙用則庶無沉滯之弊傳曰其依啓○壬午傳曰啓覆所  
當不廢而常參則不可數為朝膳後啓覆事已教矣初三覆應啓者幾  
入耶政院啓曰初覆者二十三人二覆者十三人○下義禁府啓曰  
具祥之罪照之以五品官罵詈之律應受杖八十奪告身三等此照律  
甚輕匹段納賄事於律何如亦宜以此反坐古人云大臣尊嚴後國體

亦尊今世之風小有不協輒咎歸上人此人之律豈止杖八十也改照可也○下死曰抄啓單字曰死囚孰不重哉然若綱常大罪可先啓者付標以下宜先啓之○癸未以雨停接見日本使臣 命左議政李惟清押宴于禮曹以諭之○政院啓曰前日 命本院抄能詩文臣以啓但令大提學抄之為當傳曰予但欲見其姓名也人各異議其不見抄者必不自安曰彼以能詩見抄我獨不能詩也使生怠心不必抄啓也○義禁府堂上張順孫李荇尹殷輔啓曰具祥事 命改照律但法文誣告云者指告狀者也此則私中之言非告狀之事情則可憎律不可枉傳曰其依此照律入啓○弘文館直提學丁玉亨等上疏曰帝王為治克修誠正之功以盡敬天之實故代天之工理天之職政事言動皆聽於天至誠無息與天為徒是以和順之氣充積兩間天道順而地道寧陰陽和而風雨時歲大登熟民用康又於是禮讓興而邪欲亡民德厚而教化行為治之效於斯極矣臣等伏見 聖上宵旰憂勤勵精圖治其於誠正之功敬天之實固無讓於古昔帝王而治效不古民生日困加之以災變者至自去年以來平安癘疫大熾人民死亡十室九空而今年之旱自春徂夏赤柝千生稼穡卒瘁已無秋成之望天之降災



莫此為酷而至於霜降非時地震雨雹諸災衆害迭作並見講究弭災之道可少緩哉董子曰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今殿下側修之誠可謂至矣而天之所以示警於殿下者如此臣等恐殿下應天之誠有所未至而天之所以仁愛殿下亦深切矣然則殿下所以自修者在於強勉而已強勉學問以明其義埋強勉行道以廣其德澤勉之又勉至於進進不已然後在我既盡其道而可以上答天心矣當今朝廷政事豈盡得宜閭巷小民豈盡得所一政之失宜一民之失所皆足以干和而致沴况百司怠慢而事有廢弛守令煩苛而民多抱冤習俗日卑士氣不振禮讓風衰廉恥道喪公道不行私情是勝是以上澤不能下究而下情無由上達百姓有不能安其生業而飢寒困瘁朝不慮夕恒心日亡而巧詐橫生造播虛偽以逞私憤至有火官府射公門燔滅文書搖撼兵官無所不至如此而欲民心之和安異之不作蓋亦難矣庭試試射乃勸獎文武之一端雖有國之不可偏廢然今方遇災敬懼之時所當誠一不雜應天之不暇顧乃區區於不急之務而較藝於闕庭至命崇品宰相亦與焉是可謂憂勤惕若不遑寧息以答天譴者乎在祖宗朝宰相有罪被謫者例皆

付處而徒役之辱不加其身此古者刑不上大夫之遺意也近來有犯罪當配輒屬徒役其古有司雖按之以律而於國家待宰相之道恐未盡也人君深居九重之內不開廣言路則朝政之得失民生之利害何從而得聞故明王立誹謗之木賞諫諍之臣良以此也今 殿下舍已從入從諫弗咈雖古之帝王無以加也然而今者皇天震怒降災譴責而朝廷之上少極言時政之失草澤之中無陳列病民之弊臣等恐殿下延納之誠有所未至也嗚呼水旱堯湯所未免然卒未為堯湯之害者堯湯之所以應之者有其實也其所以敬天之誠則恐懼自責常懷戒謹不待災至而勉不以災去而怠一心誠敬無少間斷故治淳政清衆心和平而天地之和亦應矣今天降災于 殿下者將以見 殿下自修之如何爾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感天之機唯在 殿下不貳其心而不貳之功當以自強不息為本伏願 殿下上畏天災下念民事以正心省意為教政施仁之地以誠本務實為應天弛災之道以至一念之微一事之教無媿於心則修省得其道人事盡其宜而天心可回災變可弭矣伏願 殿下留神焉上嘉納之仍傳曰宰相被謫者所當付處而不可徒役予不無此計而

特命付處則恐出律外而徐社非徒擅囚朝廷命遣之人法司緘荅不  
恭之辭幸矣無識者尚不可如此况二品之官乎漸不可長也故依律  
徵後果如雨等之言付處當然以付處改判付○甲申 御夕講○大  
司憲洪彥弼等上疏曰臣等聞伊尹訓太甲之說曰古有夏先后方懋  
厥德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盖人君者天地  
鬼神萬物之主也懋敬其德則上順天道下安山川幽而鬼神微而羽  
毛鱗甲之生亦莫不各遂其性是故古之聖帝明王敬德以應天道修  
己以安百姓一遘灾沴則側躬思善引咎自責降水警予之言不害勝  
懷襄之變憂心如薰之語不害尅蘊隆之裁臣等伏見 殿下自即祚  
以來兢業砥礪寅畏天命一事乖張怒焉疚懷一夫罹殃惻視如傷勤  
恤民隱慎省刑罰宜致二儀和順五稼豐穰而近來陰陽失協咎徵荐  
臻夏月繁霜元陽逾時雹摧禾麥孺札人物地宜靜固而動兩宜施孽  
而缺旱荒為灾今年尤酷徧舉諸神曾不獲應意者 殿下懋德之功  
有未盡歟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董子曰人之所為美惡之極  
乃與天地流通焉訪嘉言於四方修闕政於萬機承天道而律已盡人  
事而應天嚴恭省懼造次罔懈正 殿下今日之急務也曲禮曰外言不

入於柵內言不出於柵此嚴內外杜請謁之法也君聽男教后聽婦順  
各盡其職罔有譟越雖處屋漏之奧儼然深惟如對神明深宮是殿俱  
為一體以之而天地應順萬彙蕃育傳曰君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  
皆安也豈有百節安而營衛不和哉今戚畹女謁出入無忌臣等恐內  
言之或出外言之或入也時屈舉羸古人所戒 殿下當克慎儉德常  
懷永圖罷不急之徭去無益之事而諸君駙馬治第踰章崇麗窮壯競  
相誇侈民困財匱天之所生地之所成而生財有數異日若出於不得  
已必有營構則非但財力之不給勢有所不能也西方乃夷虜之要衝  
而年饑蠶織人煙斷絕東西財用之府庫而大煥同樵農扈告病不幸  
有師旅之興則國家將何以應之哉傳曰土實制水土功興則水氣壅  
闕為旱諸君甲第土木之役數年不就其功不翅鉅萬也古之用人考  
其六德六行各因其材而委任故官無私昵爵鮮惡德至於後世人情  
日偽欺詐相生鄉舉里選之法勢不可行故創設科目茲固用士之良  
法美意論薦於科目之外既不可不問其所行亦不可不察其所守也  
今門蔭子弟內無抱負外乏行能藉勢媒爵苟虞壞官蠹繁希幸士習浮  
靡貴一資而賤六經壞名節而滅廉恥其或寒門弱植有碩博之才無

左右之攀者抱屈沉抑終不見調公道喪於銓衡私意汨於橫流良可  
嘆已伏願 殿下顧天威之疊譴而釐人事之未盡嚴宮壺之邃而杜  
請謁之門明崇儉之德而損甲第之僭廣薦賢之正路而塞羣枉之曲  
蹊此應天之務實也嗚呼明明上帝仁愛人君始以咎徵而譴告不知  
修省然後終降禍亂使之覆亡其機不過於君德之懋不懋耳不遑暇  
食如周文六事自責若成湯渙發明詔旁求直言思治亂之倚伏慮安  
危之同城宵旰憂勤推誠盡性則人道正而天道順兩賜調而品物育  
如桑穀之不得妖於商熒惑之不得禍於宋皆爲德之所勝也伏惟  
聖明留神焉 上嘉納之○乙酉 御朝講侍講官丁玉亨曰人君節  
用於財政無所失則民亦不妄用其財而上下皆足今國王使臣屢度  
出來富商大賈爭以細布易其銅鐵無用之物價漸騰踊公私將渴市  
無絲紬問之則已輸百餘同往買倭物後無以繼之公私貿易一切禁  
之可也 上曰日本國使年年出來待夷不可薄也故每以禮遇之公  
貿雖少私貿亦多故無用之物無不輸來若公私貿易一禁則彼必不  
多持來矣同知事李沆曰賦歛用度 祖宗以定其規模今賦歛不減  
於 祖宗朝而國用之貧窘如此無乃用度煩於前昔而然耶至於貢

物引納貿易等事斟酌為之可也 上曰觀近來非無有蓄積也有司

者不謹典守多致腐敗至不可用此有司之過也特進官韓亨兒曰愛

人者必先節用今日之所用多出調度之外允引納於民出其不意臨

時卒辦常直一匹者或至於十匹為弊不貲必先節用然後民弊可祛

矣 上曰土產或古有而今無互相轉買其弊不貲令戶曹改磨鍊何

如○御夕講○丙戌吏曹判書尹殷輔密判許碗參議柳灌等啓曰司

憲府論銓曹用人之失臣等無似用人之際豈無所失請辭傳曰憲府

疏意有門地者見叙寒門弱植無攀緣者不得叙云未有別言銓曹之

失其毋辭但百司懶慢之弊時方糾之見官案則百執事之闕殆過三

十銓曹每言無可差之人不得填闕然必盡填使無曠職可也人材雖

少固不可求之於他邦也人物之不協自有臺諫之彈論也殷輔等再

辭不允○京畿驪州雨雹○丁亥 聽啓覆○戊子御夕講侍講官

丁玉亨曰胡安國以高宗南渡安於一隅故為春秋作傳大抵春秋內

中國外四夷過人欲存天理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古之論春秋者曰

性命之書其志之善惡分明故其文雖簡而其善惡瞭然為惡者不

得肆其惡古之人優游涵泳體念於此則自胸中所得至於處事之際事

事物物之應曲當吾之是非與萬事之是非自定鮮有過舉而治心處  
 事亦無所窘矣願 殿下體念焉○舍人沈思遜自咸鏡道來啓曰臣  
 審視公邊各鎮堡別無不謹之事但南道軍士曾入防北道自庚辰年  
 留防南道臣觀北道防禦虛疎請依舊制還防北道且軍卒祿俸綿布  
 至惡與京所給木縣頗殊 命改備給之何如傳曰知遺○憲府啓曰  
 掌隸院訟者本宮奴檢丁呈本府曰 慈順王大妃殿代奴云驚問掌  
 隸院則於掌隸院亦以 慈順王大妃代奴訟之云 大妃殿豈有如  
 此之事乎此必中間事也請推而罪之鳳山君家進上事聞臨瀛大君  
 神主所在若納其家則神主將無所歸自 祖宗朝有大君神主則雖  
 其家主自獻亦不受也彼雖願賣請 命勿留傳曰 大妃殿代奴云  
 者予亦聞之驚駭必必內需司奴子冒稱而書之者誤書代字也其推  
 之鳳山君家事初命從自願和賣而漢城府以此家為啓予豈知臨瀛  
 神主之所在乎神主若在則不宜納也其令勿買  
 六月己丑朔傳曰日本國使臣禮曹請與大內殿使臣同時接見然日  
 候漸執若同時接見勤政殿則殿內必蒸爵數亦多似不可也先見國  
 王使臣于正殿而大內使臣則慶會樓下國王使再宴時接見何如問

禮曹以啓禮曹啓曰大內殿使臣近日當來來必接見今若再接國王使臣而大內殿使臣之來又為之則是三度接見且大內殿使臣與國王使臣同在館不可以國王使為再接而獨接大內使臣也請待大內使臣一時接見何如勤政殿若熟則依古例慶會樓下何如傳曰初接客使亦行於慶會樓下但政院謂初見宜於法宮故已定處所不可改接見事所啓甚當○傳曰今日政事吏曹啓文臣五六品多闕負而不能注擬云前有不得已之時則別薦四館之負其分遣史官收議于三公南袞議四館別薦未便事前已屢啓今亦更無他議借令別薦不過五六人而已況都目不遠何可因循近歲弊習以啓躁進之風權鈞議同李惟清議別薦前於經筵已啓其不可矣今則不得已別薦為當上從領議政議○以丁玉亨為弘文館副提學黃孝獻為直提學許寬為司憲府執義李龜齡為侍講院輔德張李文為掌令李熙騫為副應教洪石堅為持平金紀為司諫院獻納姜顯為校理朴紹為文學○日暈○庚寅刑曹判書曹繼商參判李思鈞參議趙邦彥啓曰浪根孫公事臣等於啓下後有未盡處故不敢擅便而啓之初推時未能致詳更啓時又不能以未盡之意條別以啓待罪仍啓曰此公事順孫女死翼



日無哀戚之色遽索文記臣等恐順孫於相鬪之際自殺其女以陷根  
孫也傳曰此公事自初推已極詳察而昨日無端請更推之殺人大事  
也其取服後行凶器械等事則或可更推此則不宜更推其勿待罪○  
辛卯 御書講(御夕講)○下聖節使鄭允謙狀啟曰此言到義州檢  
察官鄭犀得病證勢危重未能越江云今將改送他處則雨水之時治  
裝而往恐其遲緩若以尹漑兼書狀之銜則文書多有可改處二者皆  
似不可金銛申瑛在彼申瑛則秩卑金銛則合於代送其議三公政院  
啟曰若分遣史官恐議有所不一未能速定允謙久留義州乃大事  
不可緩也即 命招三公及禮曹堂上會議何如傳曰可○領議政南  
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鉤禮曹判書沈貞叅判黃孟獻叅議金  
揚震謹啟曰金銛之赴義州也事出急迫今又差檢察官則寒暑衣服既  
不能持去大國所觀不可草草且其職三品當批執義以執義為檢察  
官非如登極使之行則固不可金銛不可遣也申瑛則當批監察亦不  
可臣意前以驛路有弊有兼行之時今以尹漑兼掌今而又下書于尹漑  
使之獨行鄭犀病愈以前差批赴京事下諭可也傳曰議意甚當鄭允  
謙尹漑處其速諭此意(平安道平壤旣山祥原三登江西江東咸從

兩雹冰塊交下中和兩雹郡人震死○壬辰聽朝啓承旨柳溥啓曰  
典獄署囚尹佐李厚孫坐建春門外大樹上向闕擊鐸高聲哭泣命  
捕時拒捕罪斬待時初覆上曰此當如何領事李惟清曰當依律但  
欲免入居情則可恕上曰情雖可恕其所為至頑惟清曰差官猶  
不可拒况命捕耶上曰依律○承文院提調啓曰更文漢語崔世珍  
趙翊外未聞有名之人此必不勤為學其中可為人必加勸懲事已有  
傳教其成効者果少揀擇隸習十餘年而其中稍成才者漢語尹旣沈  
達源金豐吏文李茂尹溪姜顯蔡世英趙琛而已以此相代赴京可也  
但李茂已陞堂上然已成就故書啟耳以業而不用意講習者推論事  
亦有上教然教勸如一而無成效亦如一難以抄啟故新及第可當  
人別抄以啓傳曰知道○下司憲府公事曰各司官吏以拘留外使吏  
之特納者貢物濫徵貢物今方被推此類甚多人物不足關負難填不可盡罷  
事或騷擾非如告狀摘義例也行首掌務只答四十其餘棄之○癸巳  
賜胡椒于承政院藝文館弘文館侍講院○下八景七言律詩題曰前  
者大提學李荇言侍從文臣不時命製故今命製爾弘文館藝文館承  
政院侍講院明日製進可也○御夕講○禮曹啓曰世子嬪朴氏服父喪

已命十三月而除矣今六月乃十三月敢稟傳曰除服日及儀註書

啓○下宗簿寺公事曰司憲府公事則九家舍過制入已經赦故不罪

其身而只撤其間架今觀宗簿寺單字家舍過制宗親先懲其罪後撤

其數外間架云此事別有勿揀赦前之語耶詳問以啓○甲午政院以

宗簿寺意啓曰家舍過制宗親憲府移關宗簿寺公事如此然皆在赦

前傳曰三月後加造成則當不在赦前共依憲府例分揀書啓○御

講○乙未 聽朝啓承旨金克愷啓鍾城囚百姓鄭孝禮雲鶴等潛賣

牛隻鐵物于彼人罪絞待時三覆雲鶴孝禮子也上曰此當如何領事張順孫

曰雲鶴不至刑問遽即服招必不知律文而然也父子同死於情理何

如吏曹參判許琬曰此道已成此弊彼人等或因養獄出入官門經年

以囚未便此人若不服則彼人亦必至三四年被囚其弊不細判尹韓

亨先曰彼人樂買我國物如我國人持銀赴京雖以囚未便然其性不

同於倭人輕躁當囚而懲之也刑曹參判李思鈞曰亨先之言是也取

決案後自 上特減則有所懲也 上曰依律○賜應製居首副提學

丁玉亭別造弓一丁○丙申 御朝講掌令張李文曰近來旱災今年

尤甚夏節垂過而雨尚不足三農失望此雖臣等不能奉職所致其在

聖上固當引躬自責恐懼修省以答天戒 上曰誠如爾言旱灾非常

所當恐懼但近來禱雨之舉雖似煩黷無格天之誠故近命停之今旱

氣如此不少弛慮欲遣大臣祭于宗廟社稷何如特進官沈貞禮曹曰

三次祈雨祭已為之前日 上教祭祀煩黷則誠敬有所解弛 命停

之近觀外方書狀雨澤未為不足而獨於京畿不雨誠為可慮古云圭

璧既卒臣聞諸戶曹以祭祀煩數之故羊豕皆引納云且近日頗有雨

勢祈雨祭斟酌為之然別遣大臣祭于社稷宗廟亦宜矣 上曰恤民

之責在於守令守令之賢否係於監司而都事之重又次於監司不幸

監司有故則都事掌一道公事都事若非其人一道守令無畏敬之意

必為猥濫民受其弊近來都事之職頗以未出身者為之雖出身者苟

非其人猶為不可况未出身而又無才望者乎至如六曹郎官其任雖

重官負數多一人之不賢不為甚害都事則當擇遣有名文臣六曹郎

官亦當擢用許硯曰無監司則都事揜握一道之事其任果重矣第緣

近來文臣可用之人數少故注擬之際不得已參用未出身者 祖宗

朝用未出身者生負進士中抄其人物可當而用之今者注擬之際見

官案則未見可用之人文臣未必皆賢未出身者亦未必不堪其職用

人之難近來尤甚矣臣受荷重任至為未安疏為吏曹曹參判上曰近來作罪

送西皆授准職殊無懲戒自今以後降授可也○傳于政院曰朝經筵

禮判言祈雨之事其遣三公行祈雨祭于宗廟社稷可也慶會樓邊蜥

蟻祈雨祭亦可為也且許多郡邑守令不可盡擇其人監司都事則擇

送可也都事之職若無監司則一道公事獨掌之若以未出身者為之

則守令亦以謂此非文臣敬畏之心解弛矣已為者不必改差也自今

以後毋得以南行擬之○御書講○御夕講○侍講院啟曰天氣熱甚

世子兩時書筵未安自今後擇清涼日只行朝講日候若盛熱則限秋

涼停之何如○丁酉兵曹啟曰柳常等七人上言內以功臣有蔭子孫

今當入居寃閣云其罪則本道自可磨鍊不須分揀若有蔭子孫入居

事會已報府而府議以為可考前例問于憲府則無考問于刑曹則據

成化二十一年受教以為三口以上公私賤容隱則文武顯官有蔭子

孫生員進士入居雖未便依律文施行又據續錄功臣堂上及在律應

議外餘皆入居文武顯官生員進士有蔭子孫則公賤三口以上入居

餘皆例免云兵曹事目云壬申年傳教內軍籍差錯磨鍊監考等並可

入居而如生員進士曾經守令等一切入居未便其令兵曹磨鍊他道

入居而如生員進士曾經守令等一切入居未便其令兵曹磨鍊他道

殘驛待三年定役云今當實邊之時此事不可獨斷請收議于大臣傳  
曰政府以此上言駮緣及法律參考議啓○御夕講○咸鏡道北斗七  
星及在倭衆星皆有尾狀如矢○戊戌 御晝講 傳曰近來月候極  
熱恐宰相病暑經筵擇清涼日啓稟可也○咸鏡道端川兩雹○己亥  
大司憲洪彥弼啓曰今十一日曉臣家門扉射長箭書曰洪言必其下  
二字熹微不能解見末有雉字近觀人心強暴射官門者有之矣至射  
私家之門古所未有臣為風憲長官分揀聽理臣皆不能必私怨者多  
而致有比變若擇有物望長者為此職則鎮壓物情必無是事射門扉  
箭臣今持來矣乞亟適臣職傳曰今聞所啓至為駭愕且觀其箭書卿  
名之下細觀則有等報雉字必指本府而言也非卿之私也近來人心  
頑惡雖有射官門者不以為駭故遂射私門是欲搖動本府也今若適  
卿是長其謀也曩者射箭憲府門扉而本府辭免予謂不可搖動而適  
其後自為沮消此雖射於卿家之門扉若指本府則尤當勿辭執義許  
寬掌令朴祐張李文持平金希說洪石堅啓曰去夜大司憲家門扉射  
箭曰洪言必等報雉此必指本府也近來人心頑惡雖射長官之門必  
指本府此正臣等不能伸寬多有誤事故致此臣等決不可在職請速

適傳曰大司憲家射門事至為驚愕且觀書等字乃指本府尤所美心  
人心風俗如此誠可痛也前已有射官門者置而不問故致有此變搖  
動則不可其勿辭彥弼更啓曰今射箭者不於官門而於臣之家豈無  
所以臣於理訟伸冤不能裁察多致冤苦乃有此變須擇長者以鎮物  
情以矯時習此漸甚關誰不驚駭乞速適臣職傳曰執義以下之意已  
聞之非獨指大司憲也乃指本府也予亦駭甚前有射官門之時置而  
不問故至此耳此必欲搖動朝廷推之不得然後已之可也此不可不  
推之當問于三公執義等又啓不允大司憲執義等同辭亦不許傳曰  
大司憲洪彥弼家門屢射箭曰洪言必等報讎至為駭愕此非私怨彥  
弼也欲射憲府之言也人心暴惡構成虛事之風予嘗論之今又有如  
此事近來不畏國法輕蔑法司至於士大夫緘答之辭多有不恭或有  
不協則射官私之門無所不為此非細故往者射官門者以為不足數  
置而不問故今又如此射其私門古所未聞此朝廷之所當痛憤者也  
雖似無據推之不得然後已則可也而視為例事置而不推國綱由此  
而壞矣予意以為憲府公事內未決公事則不知終為立落必無如此  
之事至於杖一百以下小罪亦必無此事已決待年以上公事則當身

雖被罪子胥父兄妻同生中有頑惡者不無怨毒如此之人抄啓命詔  
獄叢推雖不得實頑風庶可戢矣如小事則不可以無據事推之凌辱  
法司事朝廷之所羞何可不推乎是故議之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  
清右議政權鈞等啓曰憲府來辭臣等聞之可駭自上固宜驚慮也  
若依教推之則庶有懲戒矣但臺諫所為結怨於人者例多似不必出  
於爭訟之人也若令訟獄推其可疑之人則不可不用刑杖用刑杖而  
終不得其實或有殞命者則亦恐不可近來人心有異於古凌慢成習  
上下倒置憲府紀綱所在而此人敢如是原其情則其不有朝廷明矣  
至為過甚然大明律云匿名書者即燒毀勿傳播云在彥弼則見人射  
其門扉不可不啓以律觀之所當勿播若必推之則恐有違於律而冤  
悶不覺也傳曰子亦以謂此事果無所據若推之則人必多傷矣前者  
射宋好義之馬而其時置而不推故其後如此且此事非匿名書例也  
大抵射人於路而走者以其走去而不捕問耶此事非被論者所為亦  
非被小罪者所為必被大罪者所為也物情不一或云不可以不推或  
云無據可推若不推問則非但此變也慮終有大事耳三公啓曰雖射  
彥弼之門實辱朝廷憲長家門射箭事古所未聞推之雖未的得其人



如彼之徒亦可以自戕矣若置而不問則將有大事誠如上教然不  
可以受重罪者為此事也人心各異受重罪者未必然雖受小罪者未  
必不然如欲推之獄事必蔓人多被囚其於刑問發明之際杖下殞命  
者多則罪人未必得而傷和召灾莫甚於此然則非徒不得其人適足  
以為朝廷之累也宋好義事與此事不同不中其馬則必中其人其心  
固欲射殺好義者也射門欲以教示其奸惡而已與匿名書無異矣  
上教以淑人心明教化為重許多人心難以一朝導正臣等受國重任  
固知所與傳曰射門之變屢出而不推故如此耳推之則庶得其端倪  
而後或無此弊矣故予欲推之今啓以無據難推云此亦果不可推也  
○庚子傳曰風氣漸凉令明日啓覆可也○大司憲洪彦弼執義許寬  
掌令朴祐張季文持平金希說 洪石堅啓曰臣等更思之射門靡有必  
是奸暴之人所為無形迹既不可問但念臣等任臺諫之職不能屏帶  
伸冤至使人造為作變臣等所失實在於斯 祖宗開國以來所無之  
事今日始見朝野驚駭臣等尤不為無責臺官之職非但顧一時之公  
論實畏百世之譏書之史冊以貽後世其譏亦有在矣反覆深惟事在  
當迺敢辭傳曰以奸人之所為搖動臺官則是長其奸也不可迺之意

昨已教之固辭不可○辛丑 聽啓覆○付講院啓曰日候甚熟書筵已啓而停之會講亦有行禮之勞今明明會講請並停之傳曰依啓○兵曹判書金克愐叅判成雲叅議潘碩杵叅知李偉等以軍籍揔目啓曰軍籍已畢先以 御覽揔案入啓軍士加減則正軍已巳年案付十七萬六千四百十六今加一萬二百七十五雜色軍已巳年案付十二萬三千四百八今加一千六百六十六○壬寅三公啓曰前下入居事臣等觀其事目有功臣堂上之語故柳常等欲以原從功臣之後窺免然事目所稱者指親功臣也原從功臣則雖其身亦不在應議之律况其子孫乎西方人民凋殘方務實邊此等人不宜原應議之列也傳曰知道○癸卯政院啓曰 成宗朝應行條件宰相朝士有疾則私家難備之藥隨其病證量宜給之今者大司諫蔡忱身有瘡疾將有深蝕之勢時不卧痛故出仕然其證非輕非龍腦難治請令兩醫司隨其所有給之傳曰其藥外醫司亦有之外醫司若無則當於內醫司給之○諫院啓曰大司憲家矢着門扇此奸細之徒欲以 夫恐動法司其不有朝廷甚矣不可例視尋常置而不問使頑俗滋長在 成宗朝殘傷死屍置在都中 成宗震怒別遣重臣推鞠窮索都下此一人一家內濫

殺之事 先王猶且如此况此侮朝廷關風俗比之於彼不啻萬萬者乎請先刷可疑之人下詔獄囚禁毋致逃躲仍倣 先王朝故事窮索都下若終不得則推鞠在囚可疑之人今懸賞購捕多盤措置期於捕獲臣等非不慮推鞠之時有騷擾之弊近來人心風俗日就頑惡或射于兵曹門或入官府文書無所不至今若例視不問則奸徒無所畏戢弊將難救故取啓傳曰果不有朝廷甚矣予嘗驚愕欲窮索大臣以為此匿名書例也推之則必至於騷擾云故未果耳 成宗朝置死都中事予已言于大臣也雖大臣之意如此予意必欲窮索今所啓如此當命鞠之仍傳政院曰今臺諫除授以後受罪杖一百以上者令憲府抄啓照賞購捕事觀抄放為之○甲辰持平金希說抄啓射門麻可疑罪人仍啓曰其上二事杖一百已決罪者下二事其罪雖未滿杖一百司中有疑故并抄啓傳曰此人等急令禁府捕囚鞠之○傳于三公曰吏曹每曰當今用人甚難文臣尤不足廣用之路請諱大臣云今日之政一弼善銓曹難以擬望請以守令并擬予意以為人物之多少安有古今之異乎恐近者被罪之士多有而然也往者附於年少之輩棄而不用此是公論雖自上不可輕議但一年兩都目彼人等罷職收職牒者

有司則每書啓予度公論而不叙也若不可叙之人則勿令書啓何如  
書啓而每不叙則恐一偏也其中如枝葉輕罪之人叙之於守令百執  
事之間使之治一職何如况爲賢良科者俱是薦舉之人而登科則用  
之否則不用用人之道似爲不均然銓曹則不可薦用矣彼人皆是生  
員進士比之於蔭才則似優此事予已言於經筵矣非特此也允廣用  
人之道卿等議啓南袞等啓曰伏聞 上教文臣果爲不足臣等目見  
戊午年獄事文臣被罪者至八七十人當其時朝廷之上文臣甚少以  
然後得而用之近來年少趨附之人皆可適用以彼之繁皆棄而不用  
雖屢設科第其得中者例皆秩卑安能驟叙乎文臣多求爲守令故侍  
從臺諫之闕不得已復以守令擬望人物不足亦或由此故也罷職收  
職牒者次於大罪如彼輩不令書啓於都目可矣然似太過令該曹依  
前例書啓而自 上斟酌未爲不可罪之枝葉者皆廢棄而不用此亦  
太過臣等前者亦啓此意而朝議不一故臣等之議遂寢枝葉輕罪之  
中不無可用之人 上教如此至當非欲盡用欲令漸而之輕爾賢  
良科中有甚自趨附者有政府六曹所薦者自 上雖不能的知該曹  
則必能分辨矣生員進士比之門蔭則果似優矣雖令擇而叙用銓曹

豈敢輕擬乎 上教如此豈偶然哉此外用人之道臣等未及料也傳  
曰知道但文臣之求為守令者皆為親也不可止也在銓曹處之  
耳○傳曰射門之人無端倪可執所射矢取而與之以矢上六字  
傳書于紙上不令見其矢則字畫同異庶可辨矣禁府堂上豈偶然鞠  
之其家搜得長箭與此箭比對可也○禁府搜千石家得長箭三部片  
箭二部金貞家得長箭一部餘皆無所得政院啓曰搜得箭皆書名監  
封但其狀與射扉之箭不相似○義禁府啓曰鄭彥弘等七人內金貞  
崔千根千石父子崔世茂已捉因而鄭彥弘逃躲李長孫已身死云○  
以朴祐為司憲府執義南世雄為堂令沈彥慶為侍講院弼善黃允峻  
為文學洪連源為司書昔憲為弘文館副修撰宋麟壽為博士任柄為  
著作李霖為正字○乙巳政院啓曰前日大司憲家射箭人懸賞購捕  
事曾已傳教矣然可疑之人今方抄推又為懸賞購捕則是不以抄推  
為實而求他人也請畢推後能得情然後懸賞購捕何如傳曰以諫院  
所啓故欲購捕今已抄推可疑人不宜又復懸賞也○傳曰鄭彥弘曾  
為漢城府所囚何緣致逃其逃亦在射夫前耶其問啓政院啓曰鄭  
彥弘逃亡日問之則乃在十一日曉矣傳曰知道

是日乃射大司憲家門扉之日○政

院啓曰鄭彥弘逃躲之由推問則滿城府因典獄署病重牒呈鎖匠保  
授故得逃云保授者但不入獄內而已獄外則暫不可使離也而使  
得逃典獄署官負推之何如傳曰其下禁府推之○諫院啓曰臣等聞  
命憲府抄已失時推杖一百以上可疑人下詔獄推鞫憲府豈無以風  
聞推覈累次刑訊而不決罪還放者乎無賴兇悍之徒雖不決罪因拷  
掠足以起怨如此之類亦法可疑請并令抄啓推鞫憲府自以其司之事  
而傳教內所不及故不敢抄啓臣等慮可疑者或有遺漏故取啓傳曰  
今若以風聞屢次刑問者為可疑而推鞫則事為騷擾只以此人等鞫之  
萬一有得情之理矣今不可加鞫也○在逃鄭彥弘自現○丙午領議  
政南袞啓曰吏文漢語重事也雖使文臣隸習尚無成就之人其中雖  
有一二人豈能如李昌臣者乎萬一中朝文字之來將何以解見向者  
謁聖取人時鄭蕃以賤系見削而多見古書又能製述若使如蕃者數  
人屬司譯院承文院責成則必盡心矣傳曰雖抄文臣隸習以謂雜藝  
專不致力若抄如此輩責之則必專心治之今該曹磨鍊節目○政院  
啓曰今大旱泉井皆竭至有買水者祈雨錦川慶會池川瀆請令修淨  
傳曰可○弘文館副提學丁玉亨等上劄其略曰近來災異之作不可

勝記旱曠彌夏五月兩雹六月兩冰豈非人事之失有以召之今者射  
矢私門恐動法官人心之暴譎至此所宜懲治但事涉無形訊之實難  
抄名疑似辨覈暗昧繫獄置對無辜咸被枉刑况真犯者豈知必在其  
列乎酷熱箕楚易以傷人或至於殞命冤痛足以動天若不能正人心  
而歸厚則防奸之術雖密必生於慮外焉可恃此而止之哉今當慮災  
欽恤之日反以疑獄至加刑訊實所未安伏願留念焉傳曰旱氣太甚  
獄事之興果為未安以陵辱憲府至者駭愕諫院亦以為啟故推之耳  
今觀劄子所言誠是無據之事不可加刑其故之○丁未司憲府大司  
憲洪彥弼等啟曰臣等今觀弘文館劄子意抄各疑似辨覈暗昧若  
至殞命寔痛足以動天其論甚當臣等當初抄啟時以為奸暴疑似之  
徒可以推鞠而不可推之意未敢啟之臣等之失現有公論不可在  
職請速速傳曰弘文館劄子非指憲府也且初非憲府抄啟請推也予  
意欲推而諫院啟之故令憲府抄啟耳弘文館劄子亦不為非矣洪彥  
弼等再辭不允大司諫蔡忱等亦以此辭傳曰弘文館謂無辜被刑也  
非擊臺諫也上劄之意當更問之其勿辭仍傳曰其問弘文館應教曹  
漢弼啟曰昨日館中之議射門恐動其中雖有正犯者他人則旱氣如

此方謹天戒以無據事枉加刑杖不可云耳別無指摘臺諫之意兩司  
啓曰觀其劄子雖不直指臣等其意則不宜成無形之獄所以成無形  
之獄者皆臣等之罪也臣等決不可在職請勿疑亟通傳曰今者弘文  
館臺諫欲推輿不可推之意異矣非攻擊臺諫也勿辭兩司退而待  
命議于大臣南袞議射門恐動者意欲搖動臺官也今若因其避嫌而  
適之則是奸計得行矣况劄子內一無歸咎之語乎諫院之建推覈亦  
意在懲奸固無所不可 命招就職甚當李惟清議憲府抄名啓達時  
不及論其不可推之意諫院則為頽風啓之矣弘文館不摘指臺諫而  
至於辭免似乎過當當初臣等亦以為七人之外又廣推之則刑獄之下  
殞命者必多都下人心必至汹汹諫院再請推覈似乖事體權鈞議弘文  
館請止疑獄者慮有冤枉以傷和氣非論臺諫之失也在職何妨  
彼射門者意欲見適也今若見適則彼得遂其計矣傳曰其命招  
臺諫就職兩司啓曰劄子雖不明言臣等之失其意則以為非也今不可  
以奸謀得行虧臺諫體貌也臺諫去就 上之所不能斷臣等之所不能  
擅又不可以大臣之議而決之決不可就職請速適諫院獨啓曰大臣以  
臣等為失體尤不可在職傳曰觀臺諫之言其意必辭而後已今雖命



招其辭必如前矣左相議以為不可推又云似乖事體以此觀之臺諫決不欲在職何以為之政院其議啓政院啓曰臺諫所言自以為臺諫體貌不可苟且故如此啓之矣政院何敢擅議在上之處置耳傳曰臺諫所言如此而左相議亦如此臺諫在所當適今雖日暮為政可也○以金希壽為司憲府大司憲沈思遜為執義安中孫為掌令趙世摺黃允峻為持平朴濠為司諫院大司諫朴閔卿為司諫金克愷為都承旨俞汝霖為左承旨任樞為右承旨柳溥為左副承旨李茂為右副承旨金世準為同副承旨沈彥光黃憲為正言○戊戌掌令南世雄啓曰射門可疑人抄啓時臣未為掌令已行相會禮一時臺諫盡適臣獨在職未安請適傳曰雖已出官未參其事勿辭○政院啓曰近日似雨不雨請令該曹祈雨傳曰近雖灑雨旋即快晴祈雨已至再三又欲行但念祭煩則無誠故不言耳六月將盡向不洽雨更舉祈雨何如問于禮曹○平安道觀察使金克成狀啓平壤三日暴雨大同江水漲溢浸及城門松江上下坪野及諸島盡沒島中居民一百餘家使人持船往救人物并免漂流城中之水為江水所阻不得流出城中卑下處水深三四尺沉沒民家則內城一百二十八區外城六十五區然不至類

落麻與禾穀累日沉水勢盡腐朽水災慘酷民生可慮○全羅道觀察使馳啓曰全州乃 祖宗毓靈之鄉其鎮山致意培植而以一時弊

政因循起耕亦造家舍請還陳以重肇基之地州乾止山本為陳荒廢朝內廢人

受勢家又受故啓之○已酉禮曹啓曰前日三度祈雨後蜥蜴祈雨祭命停之且

外方雨澤或有周洽處平安道亦有水災故不復請行然京城近處全

不下雨泉井皆渴請祈雨傳曰政院悶雨而啓故令祈雨矣但六月垂

盡祈雨太晚且京中雖旱而外方則下雨若以都中不雨而祈雨則恐

有雨水之患大抵旱則例或晚雨近有雨徵不須祈也若必可行則磨

鍊以啓○禮曹啓曰災迫則不卜日但自今日稍有雨徵請徐觀雨勢

來二十七八日間擇日祈雨傳曰知道○庚戌傳曰決獄予欲勿滯日

候清凉明日啓覆且其稱朝水刺後啓覆有異於聞見自今稱晚朝啓

可也○傳曰大內殿使臣已來我國漂流入亦必采矣招來于政院問

曰倭邦風俗耕農男女衣冠漁獵婚姻喪事作賊我國與否日本國書

契年月遠近大內殿與日本國相距遠近一歧州等處何人檢舉日本

國以為對馬前島主作罪于貴國故啓立他人此言然乎爾其茲程何

日皆一一問之彼輩皆迷劣應未諳識隨所言書啓○憲府啓曰全羅

道漕船十九隻載穀五千六百餘石致敗押領萬戶敗船之罪自有正  
律然請令罷黜以懲後人前者漕船往來時水軍節度使檢舉僉使萬  
戶使之整齊軍卒其後使文臣為海運判官以掌其事而為判官者  
例皆不合人也故視為文具而多致敗沒焉前判官高漢鼎請推考  
而新判官南越無才幹必不堪任請述之傳曰押領萬戶於風波之  
間非人力所為然漕船致敗非輕罷職可也海運判官以文臣為之  
者以有名望也近來不擇名望故如此矣高漢鼎事當推南越事向者  
亦啓之予意以為當觀其賢否故不允之今不可適也○禮曹啓曰日  
本使臣接見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可矣而七日則念迫九日甚當但前例  
對馬島主特送與日本使并到則并令參宴今對馬島主使 盛重亦  
到若不接見彼必懷憤請接見何如傳曰日本使臣之來已久而不接見  
彼必為恠矣二十九日日候尤熟慮有雨水大內殿使臣押宴七日前為  
之而接見于七日可也盛重接見事依啓○辛亥將聽放覆以淑惠翁  
主卒停之○命別致賻于淑惠翁主家○壬子刑曹參判李忠鈞參議趙  
邦彥啓曰領敦寧府事尹之任家作賊人推問則初非作賊設計也與人  
推鬪不勝而避入也觀其人皆年未滿二十而一人已死於杖下矣行

改劫奪之事似無據故不推之。上意以不推為非臣等惶恐待罪傳  
曰觀此公事大槩則是矣但尹之任單子曰此人等假稱宗親行路人  
劫奪之狀隣人皆知之宜先取招其隣人以為證而推之雖未滿二十  
皆庶孽無賴之徒不可以年幼而不問也予意如是故言之耳勿待罪○  
傳曰寧波府人虜在大內殿見我國漂流人曰我等徵還上國事貴國須  
轉達上國使我得生還本土我國之交通倭國在所諱之然以漂流人適  
見之辭轉達上國事理何如彼人等老死于彼則已矣萬一生還上國曰  
朝鮮漂流人之還已通轉達上國之意云中國必以不轉達非我矣  
何以則可議于大臣○憲府啓曰金事結前為襄陽府使多用堂參  
雖得發明物論未便豈可叙用乎傳曰金事結當初臺諫啓之累次  
推覈木縣接受處分明已得發明不可以此終不叙也○甲寅  
御朝講司諫朴閔卿曰近來災變甚多霜降雨雹旱乾十餘年所無  
之灾年年饑饉上下虛竭民生至難。上曰一年水旱民尚不堪况  
年年如此民生將何以救之救荒諸事監司亦當措置侍讀官黃孝獻曰  
今年還上多未收納收納之際民弊至大近年還上則不可減矣往年  
則可以量減如此則庶蒙實惠。上曰至當可與大臣議之孝獻曰

淑惠翁主卒未久而明日宴享未便此雖禮文外事誠所未安故敢啓  
雖命停之倭人亦當聞而知之上曰甚當與禮曹議之明日不為則  
明明日有都目政事初生有秋享大祭日本使之來已以九事似為遲  
緩故為之耳雨勢不止則自不能為矣閔卿曰頃者以洪彥弼家射門  
事臺諫盡逆人心之薄惡可知射矢人不知有何心也必訟事之際恐  
動官負耳觀其情必欲適之也其時臺諫屢辭而不允令禁府推其可  
疑之人至當然厥終因此盡適臣恐已陷奸術中上曰左相議以臺  
諫為失體臺諫在職亦難故適之矣○傳曰平安道多災變京畿旱乾  
氏不聊生往年還上可以量減古有田租半減之時令政府戶曹同議  
以啓救荒諸事亦令戶曹磨鍊○禮曹啓曰上教以為將行之祭不可  
見雨還停至當然臣等之意雨中祈雨事理有異請停之傳曰依啓○  
三公議寧波府人刷還中國事上教至當然不可者有焉漂流人皆  
迷劣不可以其言為實而轉達上國也前者倭國書契列其在虜之人  
以索璫為首而此言裝大人不亦有異乎大抵大明會典中國與倭邦  
絕不相通今若奏達則中朝必令我國推致矣聞日本大內自相構亂  
雖我國之使往彼未必推得矣雖推得刷還中國後亦有如此事則例使

我國推還此路一開必為無窮之弊傳曰倭書契稱袁璿漂流人言裴大人果不可以是轉達然書契與漂流人所言皆如此其為中原人明矣我不轉奏彼無由上達而況彼人非細民乃邊將則中國固當痛憤矣予意如此故收議耳然奏達與否後世不無議論其更議啓○傳于政院曰觀大臣之議無一定之辭此乃大事也其命三公及曾經政丞六曹參判以上漢城府堂上禮曹參議會闕廷議之各以其議書啓觀其定論然後日本書契可答矣如以奏達為可則答辭不可峻絕也且令弘文館官亦會本館議啓南袞李惟清權鈞沈貞洪淑李沆黃孟獻金楊震議下國事上國當以至誠若聞上國人被擄則義當奏達但今漂流人金弼等供招內姓名與前大內殿書契所錄姓名口數并皆不同似難據此為奏且聞倭邦自大明初得罪中國不相通問朝廷若見本國之奏而勅令本國刷還則勢必至於遣使取來萬一倭人或生狡計不即聽許反以唐人為奇禍要索百端則處之至難矣況今大內與日本構亂有年對馬島之於本國亦不可為無釁雖欲遣使慮有路梗不通之患勢若至此則既不得効誠於上國而反以為戾矣且為中國通使倭邦一開其端則誠恐後有無窮之弊臣等所料

如是而已鄭光弼尹殷弼任由謙金克幅韓亨允曹繼商金錫括李忠  
鈞李世應申公濟成雲趙玉崑議中國邊將為倭所擄陷在倭島因我  
國漂流人還懇陳轉達上國之意言果惻然我國事大之誠具由奏達  
亦合事體但輕信漂流人之言遽即轉達事若不實反虧事大之誠且  
使上國知我國與倭相通甚不可也萬一上國使我刷還則勢不得拒  
遣使責還彼必盡遂所欲然後方許還則將何以答之就使倭人續犯  
上國虜其民人而刷還之責盡歸於我國則非但貽弊一時將來之禍  
亦不可不慮雖裴姓等人得還上國具言轉達之由萬無責及於我况  
大內殿書契姓名與漂流人所言不同尤不可取實而奏達也大臣等  
仍啓曰至誠事大至當然考得 成宗朝故事丙午年間有濬巖者在  
倭國自稱中國人倭國出遣我國令轉奏上國其時尹扼商盧思慎洪  
應等會議而如出一口不可奏達云遂還送于倭國此等宰相豈偶然  
計之且倭國非我國管攝之邦一或開端慮有難處之事矣故如是啓  
之弘文館議今以漂流人供招備錄奏達而中朝若令我國刷還被擄  
人則我國當極力請彼以應中朝之命但今日本年年遣使以請難聽  
之事又因此事知我國意有所急更懷奸謀不即刷還誠恐處置實難

况彼人不到我境而經自奏聞亦為未穩設使中朝以我國知而不奏似非難處之事傳曰知道○下戶曹公事曰漕船致敗雖一隻失穀傷人不為小事官吏定罪節目似為踈濶其以三隻以下杖八十七隻以下杖八十降資八隻以上罷黜海運判官十五隻以上罷黜事言之可也○平安道觀察使狀啓義州安州博川寧邊泰川郭山順川甌山等地大雨人家漂流禾穀損傷○平安道觀察使狀啓龍川寧遠定州嘉山成川平壤永柔江東寧邊順川等官癘疫死者或十餘或至三十餘口云○戶曹啓曰自去冬早甚歷春三朔又無雨水正當五六月連旬元陽民無西成之望救荒諸事不可不預為之備移文各道使之措置傳曰依啓○乙卯傳曰平安道有水災予甚憂慮救荒措置事下書諭之癘疫至今未殄予又軫念死亡者恐相傳誅不肯收葬故已命為斂葬然守令不能收葬使之積屍如此守令馳啓事并諭之○大司諫朴壕等上疏其略曰 殿下勵精圖治二十年于茲矣宜其天地寧謐陰陽叶順風敦俗厚物阜民殷而和順不應災變疊至雨雹癘疫雨冰暴水西北被害元陽驕熾自春彌夏西成失望 殿下懋敬之誠恐未上孚也且如頃者浮薄之徒率意紛更濁亂朝政天鑑孔昭即不貶斥民風



士習賴以鎮定而今聞銓曹并抄罷散之列稟旨叙用特命議于大  
臣人心疑懼物論議洶湧以為浮薄之徒將復得志其潛懷僥倖引領  
希望者又安可保其必無也大臣之欲收用者臣等未解其意也人心易  
拉而難定小民易惑而難曉此端一開末流何防宋朝以調停終見覆  
敗前事不遠殿下欲蹈其轍乎大抵人君志不定則事多舛戾臣等  
伏見殿下以奸人之術而輒造臺諫以變亂之罪而輕議收叙是奸  
謀得成而國是易撼臣等竊恐人心窺覷無時可定也傳曰䟽意至當  
西北災變自上每用憂慮罷散之人不叙而銓曹每於都目書啓未便  
故頃與大臣議之非必欲叙用且賢良科之人其時政府六曹所共薦  
望而今雖不可叙於顯職使于於國政然叙於可當之任則亦可修一  
職故以此議于大臣而大臣亦以為然造臺諫非予意也大臣有責備  
之語而臺諫若聞人言則不可在職○以朴祐為弘文館校理金希說  
為侍講院文學李億孫為司書金憲胤為說書○咸鏡道鏡城雨雹咸  
興虫○丙辰傳曰客人接見以日候極熱欲行於慶會樓下矣且軍士  
所立處當陽恐有傷者今日氣稍涼行於正殿何如政院議啓曰正殿  
設宴允當○憲府啓曰敦寧主簿成希雍心行不正一家內又有逆理

之事請不齒仕版以礪風俗且赴京使臣預差恒定事 上意以事大  
為重又為使臣臨時治裝為窘也但有預差則為實差者雖小病必窺  
免况一年內正朝聖節使實差并十二入萬里程途以治裝求請於  
各處弊必及民自 祖宗無預差必有深意請勿定傳曰成希雍以親  
功臣豈不可為主簿乎赴京使臣預差事奉命登途後或得病或有故  
則不得已以他員代差急遽之間事頗顛倒頃者書狀官身死以實正  
官兼書狀而遣之中朝之人亦必為恠以此與大臣議定耳凡赴京者  
皆宰相及有名之士也雖有預差豈敢托病耶資莊求請非朝廷所知  
當痛禁也使以下人負求索不已云并禁可也○丁巳 御勤政殿接  
見日本使臣僧景林東堂大內殿使送對馬島特送亦與焉○三公啓  
曰海運判官十五隻沉敗者只令重論請依萬戶例懲之傳曰萬戶豈  
欲敗船哉波浪之間勢所難救非徒失穀亦至傷人故治罪耳判官則  
從陸而來豈與萬戶同科○弘文館副提學丁玉亨等上劄曰伏以幾  
者動之微也為國者必審其幾焉伏見 殿下患注擬之無人欲收用  
棄廢之人臣等未知 殿下之意何如也頃者新進浮薄之輩朋結黨  
援屏逐異已紛更曲章恣行宵臆人爭詭隨國勢將傾幸賴 殿下不

遠而復貶竄群奸國是已定人心稍靜今者收用之 命一下群情復  
 搖物議囂騰以為前日斥逐之輩將復得志而覬覦顧望者又豈少哉  
 銓曹之所謂無人非指百執事也 殿下之意遽及於廢棄之人此議  
 一起國家之治亂安危係焉其進退用舍之幾可不謹哉大臣因 殿  
 下之教未聞有深思遠覽力陳不可之意臣等恐宋朝調停之說復起  
 於今日而不可救也伏願 殿下察幾微審取舍以定國是以鎮群情  
 傳曰予初非不計而言也非欲盡用其人也賢良科中必有能治南行  
 一職者故議之耳銓曹豈可輕用彼雖得用其得為干預政事之職乎  
 大臣言罪有枝葉予當斟酌今見罷職人負書啟單字予未知其枝葉  
 故不用耳○日暈兩珥

七月戊午朔傳曰有人擅入差備門內水刺間而擊錘至為過甚其  
 下禁府推之把直軍士亦令禁府推之守直別監下刑曹推之史臣曰  
 牽馬陪吳繼甫入 御厨內擊錘許寬 命下禁府鞠定其罪竟坐此  
 以死宮門之嚴 御厨之邃自有其限外人越限而入罪固當死然其  
 入也意在伸冤情猶可恕竟被重刑以至抱冤而死豈不過中也○諫  
 院啓曰鍾城府使金末孫前為定平府使甲申冬居中不叙右職法也

况安可陞為堂上乎請速改正仍啟赴京使臣預差事憲府啟曰吏曹於六月不坐者八日而其中五日則稱郎官有故今後請令並書其人  
有故以啟傳曰鍾城府使無可擬之人故以金末孫授之雖一考居中  
豈不為本職乎六曹不坐單字並書郎官之故可也餘不允○已未臺  
諫啟前事不允○庚申臺諫啟前事不允○三公啟曰鏡城判官沈彥  
光欲見病母以來而令適其職此固孝理之事也然當初本府啟請以  
出入臺諫者為是邑判官今當復以出入臺諫者除之請待其母病愈  
而還遣傳曰未得即去則可適故議于吏曹適之其母病復發而更來  
則官事必至虛踈當更問于吏曹處之○禮曹判書沈貞參判黃孟獻  
參議金楊震啟曰漂流人金必等言前日及今之稱為日本國及大內  
殿使臣者皆非本地之人皆是對馬島等處人詐稱而來者也且大內  
殿主謂我等曰汝國若送經文及圖書可相通好大凡我國非不知為  
倭人所誣也無所可為之事待之當如一也但宜自上及大臣當知  
此意而量處其末請故啟之且金必等言庚午年首謀叛亂倭人守丁  
亦於今行出來留于浦所此事固不可追論也亦欲自上知之耳且  
金必等言我輩到大內殿則倭人之受祿于我國者厚遺酒食因記為

文字一以自持一以授我輩必欲藉此而邀賞也今若以常例賜賚則非徒缺望恐梗於濟州往來或漂流亦不刷還也請論其賞因以金必等所言書啓傳曰使大臣知之求請當量處之刷還之賞所啓為當○辛酉 御朝講 上曰臺諫論使臣預差事若定預差則無窘急之弊故與大臣議定但物論以為不可則當更議之領事權鈞曰此事必有弊矣自 上至誠事大故請試一二度矣雖勿定可也大司憲金希壽曰大旱於京大水於平安安有如是可驚者乎當恐懼修省也 上

曰近來災變無歲無之鏡城判官沈彥光出來時見之則星變甚異云

彥光以母病出來時見北斗及衆星有芒尾出報監司以啓

此固兵象也兩界不無邊事而災異尤

多軍糧儲峙尤加措置權鈞曰北斗至有芒尾此實大變渭原舟入城

門其變亦大水旱不中而穀穗之時東風恒作禾穀不實安有如此之

事乎軍糧儲峙不可不措置也希壽曰前日朝廷以為義州大處宜廣

築城子以重關防此固大計也然其築城之役適值二天使經行之時

而初築之時則如累累子故旋即頽圯然其委去之人

高荆山

力為國事

者而朝廷亦必欲築之故本道監司不啓其旋頽之意乃請修築又於

極寒再興其役以其地無石故由江冰運石子于胡地別築之矣聞此事

處野人來居已久而至於滋蔓故國家又與驅逐之役亦於極寒由水  
 路行軍以此是道之民連歲凍餒至温燠之日遂成大疫豈無民怨乎  
 如是傳染死者日積一道幾空又抄罪人于他道以徙之其所謂犯罪  
 者亦非隨現而摘發乃牽合搜括怨讟旁興豈無有以召灾乎且廢朝  
 築瑞慈臺其時民力困頓至撤衣縣織以為布以供徭役其布極惡故  
 號為瑞慈臺縣布以愈不止小民以此布為朝夕之資犯者既贖其貨  
 又論其罪幸而不犯皆為負罪之人見犯者其聲嗷嗷不可忍聞民之  
 怨憫甚矣請姑緩其禁 上曰天一人一理人心和而後大道順近來人  
 心不和固足以致灾如平安道事不得已為之也然民間必有以此為  
 怨者矣恐布之事所當禁之也若緩其禁則終不可禁故朝廷皆以為  
 可禁但雖禁不止而其怨則如是當何以為之權鈞曰惡布之行若禁  
 則可斷而民間又從以織之誠為過其金希壽則在法司親見其事故  
 不忍而啟之也然此禁非不美之法而用之布若不屬惡則亦便於  
 為衣故自 祖宗朝已有此法今不可為小民之故而輕改之臺諫又  
 論金事結金末孫事依啓○傳曰金末孫初以定平府使移差鍾城其  
 仍任定平何如今吏曹議之且赴京使臣預差欲令公私兩便也扇子

等物求請有弊何以爲之問于三公且書狀質正並遣事亦使知之○  
三公啓曰赴京使臣預差事臣等亦以為未便但傳教於事大之道至  
當故請欲試於一兩度耳非欲以為恒式也果不為無弊且前日所無  
之事請勿行傳曰知道○更曹判書尹殷輔等啓曰金末孫仍任定平  
可也鏡城判官沈彥光聞其母得浮腫未得速差云傳曰金末孫事依  
啓沈彥光其母病不緊亦還送可也○壬戌政院啓曰有一年十九歲  
私賤人來請告變自言乃觸 上之語也先問未安故啓之傳曰承旨  
及史官承傳色同在辟人問之政院書供辭以啓 上御思政殿楹內  
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知義 宗府事尹殷輔都承旨金克愷右承  
旨任樞記事官許磁閔齊仁安珪等入侍右議政權鈞等承 命隨入  
推問告者金光弼其供辭曰臣祖老職人義中及父忠贊衛玉珍自曹  
繼商為正郎時出入謁見故臣亦因此出入今年五六月間承旨李世  
貞稱名人年老面瘦髯鬣而白居在雙里門近處云繼商仕罷後世貞  
數來其家或著雙六或著博或設酌有時以甫兒盛酒和冰飲破相與  
文談故臣未知其意昨日臣往宿西小門外祖母家今日未明時祖母  
家婢雲非謂臣曰李世貞過我家前而去云臣往繼商家則世貞往繼

商家入坐于翼廟中常持箸甚處繼商則著匹段甘土也紫的甲天

益自內而出與世貞對坐繼商曰何可相持不決雖今日於六曹坐起

時以飯盛灰各其所騎馬前懸持而去以其灰散請六曹堂上面拭

目間當以手亂擊也世貞曰所議日數已滿雖於今日當出其不意決

然為之也且吾等皆以兩班會已誓約之事萬無進告之理而近來告

變者被誅人皆疑懼必無告者此好時也臣伏隱于翼廟簷下詳聞此

言遂辭出繼商曰我等所言彼無乃得聞乎世貞曰彼雖得聞何知其

意臣走出時繼商使其婢已德追呼令還將欲饋酒臣不更入而出還

到祖母家說導曰今刻將詣闕而入來矣且六月二十八日初云七月

世貞已來與繼商方食水飯繼商奴尹福謂臣曰吾主未罷仕前世貞先

來坐待云繼商曰我當早為政丞而今尚不得為汝亦應代我職矣

國家敗設後並使錦城無之我等當入而排設矣繼商曰水之深淺可

測也人心難知吾兩家相距隔遠汝雖進告吾何以知我雖進告汝何

以知之仍表白于天曰我等舍刀握火矣若先告者是與默其父而奸

其母者無異今已盟矣雖或被告至於以刀刻腹以火投口安有直招

帽子



之理世貞勵聲曰兩班之子不可渝盟何出此言繼商曰等一死耳雖  
有告者決不可直招我等不服而死則後人不無立廟祭之如孔孟者  
矣南袞等啓曰近來告變者多而徃徃有所言真實者誠可痛心今  
亦如此進告不可不推也但繼商謀逆與否不可知也設雖謀逆詳見  
此人供辭則其所告繼商等語皆市井人言語非士大夫語勢而其  
盛灰亂擊之言尤不似謀逆而其所言世貞形貌亦與世貞不類只將  
此人告辭而推鞫未安臣恐此人或有風病或挾冤怨而然也請先察  
此等事情而推之繼商與臣等比肩之人也如是啓之亦難也然若不  
實則於事體亦不可故啓之耳李惟清曰繼商參功臣爲六卿有何所  
望而爲此乎世貞亦於近日至爲都承旨亦必不爲此謀也今之所告  
等語皆市井人語勢也南袞之啓誠是須自 上酌量 上曰前後所  
供憑考詰問可也其出經筵廳推問以啓金玉珍供臣乃洪彥忠奴也  
有一子貴丁年十九無妻在家臣妻以貴丁懶業於六月二十八日歐  
打偷取縣布五匹及淡染黃丹直領而逃不知去處貴丁本無謁見宰  
相矣金光弼供稱臣兒名貴丁也年十三歲時父改今名矣且臣隨父  
常謁于繼商家因與繼商奴尹福相交去六月二十八日罷漏時臣不

言于父母偷取細絲布三匹淡黃深細絲布衣而亡歸是日欲明時到  
 繼商家留一日翌日晚朝食時世貞先往繼商家繼商亦於午前罷仕  
 還家於翼廟圍屏對坐相議臣所告之辭世貞曰吾子息等欲議此事  
 往淨土寺臣聞此言即往其寺則世貞子守封守嚴守希守閑等五人同坐  
 房內末子則名不知相與議云父與繼商作亂時吾等當從後突入聞此  
 言而進告矣世貞子名皆訛說其招辭牴牾推問世貞子及僧人與他事干覈  
 實則事事皆違錯誣告情狀判然傳曰繼商以宰相必不逃亡於禁府外  
 門內保放何如三公啓曰獄事未畢故臣等以為當囚也然繼商何至  
 於逃亡乎如是則上息至重矣命保放宣傳官呂先秀來啓曰李  
 世貞子四人捉來其長子則乃宣傳官秀祭也其次則秀華秀對秀榮  
 第二子秀岑則於前年下歸尚州妻家云傳曰李德純其推之大司諫  
 朴壕大司憲金希壽啓曰臣等伏見告者招辭多有違端被告者小無可  
 疑之事明日復於闕庭推之則於事體何如傳曰所啓果當其下詔獄  
 推之○癸亥禁府抄光弼違端書啓曰光弼招云祖父義中及父玉珍  
 自曹繼商為正郎時見謁云金玉珍招言我父名五福也金義中則於  
 遠近族親中皆無有而我及子貴丁於宰相家無所謁見之處此相異也

光弼招言我兒名貴丁而年十三歲時父改名為光弼也金玉珍招言子貴丁名本不改也此亦不同也金光弼招言我於昨日來宿西小門外今日未明時祖母家婢雲非言李世貞過家前而去云吾祖母名耳墨丁也云西小門外居人及管領則言里中本無耳墨丁雲非稱名人亦不同此也光弼招言繼商使其婢已德呼我將饋酒繼商奴尹福亦言繼商仕罷前世貞先來光弼又言雲非亦是繼商家婢而繼商家切鄰居人皆言尹福雲非已德稱名人於繼商家內本無此相異也光弼初則言去六月二十八日繼商早罷衙仕還家吾於未時歸繼商家則世貞已來與繼商相議及更推問則云吾於二十八日欲明時到繼商家留一日至翌日晚朝世貞到繼商家繼商則於午前還家相議臣所告之事此亦相異也金光弼招言去六月二十九日夕往淨土寺則李世貞子守封守巖守希守閑及末子名不知者皆在寺淨土僧海雲招內言金貴丁稱名人於本月初二日晚朝歸本寺至初五日平明時下來世貞子上寺者惟秀對秀莞一人此亦相異也光弼招言本月初五日雞鳴時李秀封等使其奴通簡于其父世貞吾與其奴一時下來平明時到繼商家海雲招則儒生羅允明奴子一人於初四日入京至初五

日還寺而已初五日則儒生奴子無入京者此亦相異也柳溥仍以委  
官意啓曰見各人招辭則事無少關於曹繼商家李世貞請刑推光弼傳  
曰如啓光弼刑訊三次不服傳曰貴丁若久不服則當此暑月李世貞  
父子必以滯於獄其保放○平安道監司金克成狀啓曰前啓後道  
內人民以癘疫死者龍岡十二人龍川十二人鐵山十六人德川十二  
人江界二十四人博川十人泰川十四人龜城十六人甑山十一人宣  
川十七人昌城十六人熙川二十四人安州十七人○夜白氣自乾方  
觸月○甲子光弼又加刑不服○光弼復言六月二十八日留宿于繼  
商家行廊第一間二十九日因其奴今孫納謂傳曰若常出入其家則  
豈至留一日然後始得謁見乎命問光弼以繼商家形勢窓戶及所宿  
房內所見之物使禁府摘奸則皆不相同所稱繼商家奴婢考賤籍則亦  
無有遂命細詰○柳溥還自禁府啓曰以傳教之辭詰問光弼則其  
言多雜者不可取實及窮詰則曰吾果以虛事進告矣問其告之由  
則曰欲均得官爵而然耳恐其死而未得行典刑也傳曰光弼既云誣告  
矣然其欲均得官爵誣告之語未為穩令承旨其復往禁府更問光弼  
曰爾本不出入于曹繼商家而乃云出入者何意耶汝則云改名光弼

汝父則言汝本名貴丁而未嘗改名云此何故耶滿朝朝臣獨以繼商  
等二人誣告者有疾怨而然耶爾即生此謀而告之乎抑為此謀已久  
乎以此詳問然後可知其情而人心亦快矣且此人已服曹繼商李世  
貞其放之○柳溥自禁府啓曰以傳教之辭問光弼則皆不承服反覆  
詰問而終不得問之矣仍以委官意啓曰此人反覆詰問不承服若推  
之則當刑推也然若刑推則恐至於殞命也其所犯大槩已承服速正  
曲刑何如傳曰詳問不服則以已服招辭照律且逃出時不言于其父  
而若緣坐則似未穉可斟酌判付也○柳溥還啓曰以傳教之辭反覆  
詰問則皆不直招但其祖父義中名則斟酌誣招繼商奴婢以虛事誣  
飾言之云他事則皆不得取招矣傳教以為不服則照律故照律而來  
且其父緣坐事招律官問之則誣告者緣坐之法於大明律無有云金  
光弼罪以斬不待時籍沒家產照律○乙丑典刑金光弼○戶曹啓曰  
倭人愚室首座賣來石硫黃二萬九千斤其直乃正布七千七百三十  
二匹十一尺六寸六分而禮曹皆以公貿易啓下然而我國會計所錄  
石硫黃在軍器者二十五萬九千三十四斤在慶尚道者四千七百十  
七斤在開城府者三萬七千九百四十斤也我國正布則其數有限而

石硫黃則多有之今之賈來者則請勿貿易何如傳曰民間亦可私貿易之物則雖不為公買也此物則必無私買之人彼輩自海外賈來乃復賈歸於事未穩可為公買與否更議以啟○臺諫啟前事憲府啟曰允訟事三度待伸者更勿聽理欲以斷訟也慶尚道訟者高興訟事已曾三度得伸而大丘府使洪以平誤更聽理申報監司金璫移牒于掌隸院掌隸院亦誤為聽理前日本府已推金璫以平而判決事李希輔司議柳涵亦推啟而自上令棄希輔等之罪高興訟事則別無處分請移他司依法施行且奉常寺為先王先后祭享而設也其奴婢自古無有斜付入闕世宗朝已奉承傳而聞奉常寺婢子億只以侍女入闕內差備人當令該司磨鍊而今乃自內命入於事體未安請將此人還本役○弘文館副掛學丁玉亨等上劄曰為治者必定國是國是不定則人心易搖異議橫生而國勢危矣曩者朋比亂政之輩朝廷斷以公議以為永棄之人近日收叙之命雖不至於干國政而齒用於百執事之末足以起異論而生邪心微官卑秩無補於廣用人之道而其幾一萌漸成滋蔓國家之患將至於不可救則雖有智者不能善其終矣今日之議所係甚大大臣不能正救人之覲覲者多而憲府持公論

定國是以正人心乃其責也恬不動念無一言及此群情疑異外議朋  
興以為朝廷之意如是而爭懷希望自幸之心也臣等俱以無似職在  
論思苟有所見不宜容默頃將此事以達 宸衷伏蒙 睿答知 上  
意所在今且陳瀆者正以國事之非在於國是不定國是不定在於  
持公論者不盡其職故區區之誠不能自己傳曰弘文館之劉果計後弊  
而言之是也憲府雖未及論之然各以懷抱言之而時無見用之人只  
以空言議之故不敢爭論也因此至攻擊憲府誠為過中也朝廷安靜  
為美擾亂非美也朝廷搔擾則姦人窺覘頽風日滋至以賤口欲害宰  
相誣告謀逆甚為寒心予非不知臺諫被論難在其職然憲府全數適  
之甚重故議于三公○傳于臺諫曰億只事臺諫必聞人之言以為新  
例而言之也非特億只雖他人亦更相出入矣此皆中宮殿掌務內  
官所為非上所知大凡各司奴婢斜付者已今其提調等毋得續續啓請  
推尋若至以臺諫之啓推闕內婢子則雖他司婢子豈有欲留闕內者  
乎此則有異於事體所不當論啓者也高興訟事當移刑曹也但其款  
官推考之事自上今棄之則憲府以元公事移于他司例也今則不爾  
而乃云自上無幾落近來所無之事也○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

右議政權鈞等承 命詣賓廳議啓曰前日諫院及弘文館之疏皆言  
及於臣等臣等以為議論不須歸一人各有意故不避嫌今日弘文館  
劉字乃以為收叙薦科國是不定大臣不能正救憲府無一言及此以  
此非之臣等議啓為難臣等固無識不能料事果如劉字所言然為國  
之誠則豈有所異以不能正救為言臣等之在職尚為未安何敢仰對  
傳曰臺諫執難在職之意予非不知也今者大臣以言及於已故不得  
言臺諫進退之宜也然其可適與否須議之以啓衮等啓曰臺諫糾正  
他人之地少有非之者不可在職故若少被論彈自不可在職而自  
上亦不得今就職遂至成例今雖令憲府就職而朝廷尤為搔擾矣但  
臣等意以為諫院意既與弘文館同憲府雖未及共論其事然凡人之  
所見不同而慮事亦有遲速不可以其不即行合於已意為非而論之  
也 上教以為此事必有後弊誠至當也憲府則勢難在職傳曰憲府  
已被論當即適之也○以沈貞為司憲府大司憲金銛為執義尹思翼  
鄭世雄為掌令姜顯朴紹為持平○丙寅刑曹判書曹繼商啓曰臣本  
庸劣近則又犯於奸人之口不可被如此之言而在六卿之列請速適  
之傳曰初聞告變予以為安有如此之事乎及推其人則所言皆不實



矣今雖以此來辭自 上固不可免也若以他事辭則已安可以犯奸  
人之口而適之乎○丁卯大司憲沈貞啓曰臣資稟庸下尋常職事僅  
得當任而適承之在宰相之列常以不得堪任惕懼今乃以臣為大司  
憲憲府之任糾察百官至論人主過舉非臣所堪敢辭傳曰以卿為大  
司憲似乎降授然任重當以望重人為之又卿近不為是職故除之耳  
○咸鏡南道兵使崔漢洪狀啓本月初一日厚溫居金吐弄古金舍老  
哈等來告于憲山江邊曰王山赤下子沙乙奉可領率仁多只等八十  
名入歸建州衛又將請兵復其父讎云且別害堡自六月初七日至十  
一日大雨江水漲溢城子四面多有頽落枝末木及城上防牌亦至漂  
流衝突城門幾至沉沒○戊辰諫院啓曰漢城府庶尹孫守謐以都摠  
府經歷被駁未以乃為是職甚不可請迺傳曰孫守謐前果以都摠府  
經歷被論然曾為刑曹正郎豈不可為漢城庶尹乎○吏曹判書尹殷  
輔等啓曰禮曹判書無可擬之人何以為之傳曰吏曹參判許硯為嘉  
善已久人物亦當其陞資憲以單望擬啓○以許硯為禮曹判書李思  
鈞為吏曹參判金謹思為刑曹參判鄭應麟為弘文館典翰黃恬為修  
撰○已巳禮曹判書許硯以不能堪任辭不許○政府啓曰漂流人筆

供辭倭人之稱日本國及大內殿使臣而出來者皆是對馬島等處人也我國為彼所誣久矣然今不可示彼以知之之意朝廷只知其情而待之庚午年叛亂倭人非特守貞而已居其土者亦多今若執此人則其在本土者亦且疑畏矣且其叛亂之事國家曾已蕩滌其罪不宜更有所為也往年還上蠲減事此實德政美事然而郡邑軍資昆日非留庫實多散在民間如是而蠲減亦為重大但平安道自驅逐之後又有癘疫故闔戶死亡人還上則已令量減矣然此道皆至殘弊而畿甸又因旱甚亦無西成之望此兩道往年還上則請減其災傷啓聞更議蠲減濟用監所納進獻人參於其捧納時監察等率多點退故各邑改備而納之他道則已矣平安咸鏡兩道則道路脩遠往來改備之際民弊甚多自今以後此兩道進獻人參請令本道監司親點封進勿令監察捧之今濟用監提調監捧勿點退金郊察訪近以秩高文臣差之為其驛殘弊也今則以文臣不足故多以不合之人差之是與遣文臣本意不同大凡察訪不可常在一處必奔馳往來而今者察訪崔允孫年老必不堪任請於文武兩行中擇有幹能者差之傳曰皆依啓○政院啓曰同知中樞府事金碗得浮腫病幾不救當用海金沙治之而此

樂私處不可得請給內醫院所藏傳曰可也○諫院啓前事不允○庚

午御朝講大司憲沈貞曰收叙薦科事諫院弘文館皆上疏劄論列

而臺官則不爾故以此被論且帝甚為紛擾上意則不至欲收叙也

大臣之意則臣未知其意也以其是非不定故士流皆謂宋朝調停之

禍將復起矣諫院弘文館之論啓固當矣前臺官之意非與諫院弘文

館有異也其意以為諫院弘文館疏論時傳教之辭既得詳聞洞知

上意所在若或留難則已上意如是不必復上疏章可於經筵論啓

前日經筵前大司憲金希壽將欲啓之適有故令他負入啓而其人

孫也未曾近侍者敬謹之至忘却不啓遂至見罷大允收叙之教既下希

望之人必多物論亦不定此事須堅定其是非勿宜搖動雖曾為薦科

若痛自刻改更中科第者則不可廢棄也若無端收叙則人安能知其

收用之意乎殿下即位二十年朝廷之事皆已洞知九事必起於經

忽漸至於大須杜其萌使國是堅定可也上曰物論以此事為不可

之意予初未知也大臣於經筵啓云薦科之人不可永棄而銓曹亦啓

乏人事予意以為薦科之人不可或叙或否而亦不可終身廢棄雖叙

於參奉奉事直長察訪等職必不至於干預朝政故令收叙耳物論若

以為不當則不必強用也弘文館必未料憲府之意而攻擊也侍講官  
李希騫曰收叙之事若或開端則必國是不定而至於騷擾故臣等之  
所以論者以使朝廷安靜也臺官之被適不甚騷擾而殿下反以臣等  
之論為騷擾臣等至今未解 上教之意也正言黃憲曰國是必須堅  
定若不定則恐有無窮之弊也 上曰臺諫若有所失則弘文館論之  
不為不當也非大事而至於攻擊則不無騷擾之弊矣此事則雖不並  
進疏章而論之物論若以為不可則大臣亦必知之沈貞曰趙光祖輩  
觀其文辭才器似若可用也然而巧飾詐偽遂至濁亂朝廷賴 上明  
斷不為所誤矣不然宋朝王安石之禍將復出矣取其才器以為可用  
則大臣之獻議誠誤也此事臣非於今日始啓在外時亦以大臣之計  
未安須致遠慮杜之於漸可也不然則終難可赦身近日曹繼商等事  
以其事大故今囚李世貞保放繼商矣但聞告者用灰作亂之語乃兒  
子之言也繼商子雖得風狂豈如是云乎且其舍刀握火之言亦皆兒  
子語也繼商世貞比拙直人也豈有此謀乎前日鄭莫介告變時事出  
不意而終則為實事此等事不得已推之也今者雖不直推繼商然只  
令考其家賤籍見其家形勢而都下汹汹安有如此事乎當其告變之

日繼商以吏文漢語隸習節目磨鍊事早朝入來都摠府與臣及洪彥

弼柳灌同議而告者乃云繼商於其朝與李世貞著甚于其家其詐明

矣其言既如此不實則直推其人可也狂妄之人或上變告如此推問

誠為不可 祖宗朝韓山之事不推盧公弼韓山邑人被誣告又有人

告變云許琮舉兵謀反只殺其告變之人而不推許琮只以書問琮以

被告之由成宗朝事昔漢時霍光當主少國危之時手持鈞柄而上官傑與

燕王盖主告光叛昭帝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雖或謀反燕王安得

聞遂治桀等罪是以後世稱帝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也如此微事尚

能知其詐也今以繼商之事至推其切隣至為未安黃憲曰告者之辭

至為驚駭宜於闕庭推之然君臣之間必信如父子然後可以感激其

心且凡誣告之人必以為吾雖受二三次刑訊若至於推被告宰相等

則彼安能忍杖自明終必誣服云而敢告矣今者曹繼商則雖不被推

問其家則必其驚動當初告者之言若不實則斷付有司洞快推之可

也自 上反覆詰問者必以為若不如是則於被告者亦不快故如此

為之人皆知自 上不信告者之言也然光武之時有人上章言馮異

有異心先武不疑乃以其上章示異異驚懼光武曰義為君臣恩同父子

勿疑異尤感激待宰相之道如是也如知其事之不實不必推詰也  
上曰以微人乃敢誣告宰相至可寒心曹繼商保放事大臣以為身犯  
大事不可退處于家故如是耳且其誣告之人不即承服又說繼商奴  
婢六人名若考賤籍則可辨其詐而易以取服故令考之矣大允告者  
之言雖使兒子聞之可辨其偽也同知事李沆曰自古人臣謀為不軌  
者或僭偏生疑而然矣平時六卿以白面書生感戴恩德操心行事猶  
恐不及豈有如此之心乎近來謀為不軌者皆失職怨望之人朝士則  
無有預之者誣告之人雖巧辭搆陷君臣相孚則在所不信也今之告  
者雖曰繼商與世貞同處同朝之臣豈無會面而啣杯酒之時乎若此  
誣告則人人必以相訪為限况繼商等本不同在而彼乃敢誣誠宜招  
問其所由然後斷之可也而今往見繼商家形勢此固欲使告者易服  
也然禁府郎官數數往來于其家下人豈知上意所在乎大允同朝  
宰相豈無相訪之時乎君之於臣有罪則罪之若無可疑者則雖或被  
訴必為原釋可也領事張順孫曰大允奸人必以宰相等言語間事巧  
飾誣告君臣之間必先孚信然後請不得入矣上曰上下相信則請  
間不得入矣沈貞曰今者告者則實愚人也若奸人以相似之言巧飾

而告之則辨之甚難雖令考其賤籍驗其臧獲之名我國人若女人則率以今字非字名之男子則以同字孫字名之若有偶與相同者則推官亦難分辨元子軌之人類皆武夫暴戾之人不奪不厭之徒或有怨望之心者也繼商則常感國恩萬無此謀之理矣然彼若能巧飾不告之則亦不免於刑杖矣臣於其日與柳灌相謂曰此事若推之則可即辨矣及慕聞之則乃令下獄云昔寇準出鎮於外出入之祭威儀之物與乘輿物同人有告變帝疑而問諸王旦曰寇準童心猶在也帝釋然不疑古人亦云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若可信之人則終然勿疑可也  
○諫院啟前事臺諫又啟曰近見災變旱暵尤甚畿縣禾穀盡數焦傷宜上下遑遑恐懼修省而至於祈雨祭亦視為尋常臨祭中止營繕亦宜速停而今尚不止臣等未知應天之實也避殿減膳雖若文具請為此以示敬天勤民之意憲府啟曰吏曹參判李思鈞不合銓曹請備之傳曰見各道狀啓則京畿旱暵尤甚祈雨祭中止事禮曹取稟時予以為未便故問之則以為今方下雨中夜行祭為難云故命停之營繕事今或有斷役處或有未畢處但當定限為之若中止而還為則其弊不異避殿事予已欲為之但前日大臣以為若避殿則不得視事又將

接見倭使不可為也云故不得為之耳今則客使亦已接見當避殿減膳撤樂餘皆不以○京畿廣州兩雹○辛未大司憲沈貞啓曰臣為禮曹判書將行再次三度祈雨祭時以為祭祀似煩瀆故取稟傳教曰中止未安臣又回啓獻官於野次冒雨行祭為難因此遂命停之其後久而不雨復請祈雨此臣之設計也昨日司諫院啓曰祈雨祭中止不可臣在職為難且臨祭中止之語非本府所議而諫院論啓時本府同辭啓之臣為長官在職尤為未安敢辭掌令尹思翼啓曰昨日臣之所啓營繕避殿事議于本府也祈雨祭中止之事非本府所議而適因諫院之啓不察同辭啓之在職未安敢辭傳于沈貞曰昨聞祈雨祭中止不可之啓予以為此事大司憲知其首末矣何以如此啓之乎此果非憲府所啓之事也但諫院雖以此啓之亦非論上下之失也其勿辭三啓不允傳于尹思翼曰允政院書啓臺諫啓辭時若兩司皆啓之辭則必曰兩司同辭而啓若獨啓之事則亦必曰某司獨啓云例也昨日偶與同辭故啓之耳勿辭三辭不許正言沈光彥啓曰昨日院中以為旱氣太甚宜恐懼修省而文具之事亦不為之當避正殿也臣嘗以旱災為憂而臨祭中止之事適出於語勢故乃以院中不議之事啓之在職未安



敢辭傳于沈光彥曰臨祭中止未便故啓之也但此事詳察啓之則善矣而不爾也然以語順故啓之耳勿辭再辭不許司諫朴閔卿持平朴紹啓曰昨日兩司城上所等乃以本司不同議事啓之雖出於無情然城上所之任則九事必議于本司某事可啓云然後啓之例也此人則敢以不同議之事啓之失體請適之傳曰尹思翼沈光彥被論不可相容其逆之○臺諫啓前事不見○壬申弘文館副提學丁玉亨等啓曰尹思翼以不同議之事啓之似為失矣然其所啓之事則不為非矣聞兩司將論思翼等不會議司中乃議于私家而啓之此事將有後弊近日兩司數適事有上以為騷擾也此事甚失而必有後弊故啓之矣谷曰前者以兩司數適騷擾傳于弘文館者以兩司若以所見論事則不必於一時啓之或先或後而啓之亦可故如是傳之也但此事兩司不公議于司中而議于私家甚為誤矣當適之也右副承旨李茂啓曰聞兩司會議時有不參之負全數適之乎抑分辦適之乎其不參之負問于弘文館何如傳曰臨祭中止之事尹思翼等雖不同議啓之其言是矣自上亦以臨祭中止為不可矣前臺官論尹思翼等而議于私家至於弘文館論啓而其不參之負不自論之亦失矣問于弘文館亦異

於事體兩司其皆迺之○以孫仲敷為司憲府大司憲南世準為司諫院大司諫曹漢弼為執義韓胤昌為司諫沈彥謙沈義欽為掌令沈思遜為弘文館應教金希說鄭彥浩為持平鄭萬鍾朴洪鱗為正言○日暈有戴○尚衣院啓曰平例藍染衣樹以公監因旱焦枯故不得畢染欲賀私藍畢染傳曰公監今雖焦枯若下雨則或有蘇復之理矣公監若盡焦枯則私藍亦安得蘇復乎若不蘇復則其勿染可也○甲戌平安道觀察使金克成啓道內瘡疫死亡者多通計前後死者二萬四百二十四人○乙亥臺諫啓前事又啓弼善蔡世傑雖無顯過物論皆以為不合請適諫院啓曰畿甸今雖下雨頓無西成之望若至明春民必皆至於死亡矣今者但聞蠲減是道往年還上之意而已不聞戶曹別有處置之事故啓之傳曰京畿救荒事當傳于戶曹餘皆不見○丙子兵曹啓曰咸鏡北道兵使李芭狀啓尼車个步知介等二百餘人請歸順云予知介等來言我輩先祖皆有爵於本國自辛亥年社在不得出來甚以為憫我等所居去此七八日程而今欲歸順故我等二百餘人移住于阿順川邊此虜自辛亥年不相通好今不可許今相通也但截然拒之則亦恐生變此事甚大兵曹備邊司不可獨議請廣議于大臣傳曰依啓○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曰見得旨坡林君珮以沐浴請告將下去

慶尚道今方旱時民生窮困下去則必有弊矣請令勿去近日閔懷昌亦請告而往忠清道此亦不當去矣請令懷昌速還傳曰坡林君閔懷昌皆以病請告雖下去亦可也餘亦不以○弘文館副提學丁玉亨等上疏曰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成湯以旱災而彰罪已之言太戊以桑穀而享中宗之名皆此道也董仲舒亦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傷敗乃至此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臣等伏見 殿下自即祚以來夙興夜寐畏天恤民誠敬寬仁格于上下宜其克享天心人物阜安而二十年之間水旱相仍飢饉荐臻略無寧歲至於今年早曠為災自春迄秋秧不入土赤地千里加以田稼將實大風為災八道皆然而畿甸尤劇三農廢業坐而待斃詩所謂云我無所大命近止者也天之所以示災者將欲以警 殿下也 殿下所以省懼之實有未盡故又降切近之灾耗斲下土嗚呼 祖宗休養生息之民至於 殿下之身將填溝壑殿下其何以為心乎 殿下為民父母而使百姓飢死是 殿下辜負百姓也宰相調燮陰陽啓導 聖德而惠澤不下究是宰相辜負 殿下也所當上下遑遑講究荒政以活民命大抵天地萬物之數皆麗于

五行旱荒飢饉雖盛世或有焉而人君仰有以相之俯有以安之先事  
而慮預為之備有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厄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幼  
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故民雖不幸亦不至於捐瘠今則不然連歲凶  
歉公私掃地未知國家何以賑恤之乎蓋有大飢有中飢有小飢荒有  
三等之不同而所以救之之策亦異今歲之飢可謂大矣而救災恤患  
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若欲救之於  
已飢則用物博而所及微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為今之計莫如凡可  
以救荒者隨宜措置無所不為至於積年逋欠毋得催理今年租稅亦  
宜蠲減則此亦救荒之一政也然朝廷之政寄於郡縣郡縣之政責之  
守令守令若不遵奉則 殿下之恤民雖深且切民不能被其實惠固  
宜申飭守令俾盡救民之道也 世宗四年謂侍臣曰比年以來連歲  
凶歉救荒之政不可緩每日啟事以荒政為首 世祖初年慶尚十邑  
飢減其年田租之半貢賦雜徭一皆蠲免 成宗初年因旱以為民生  
可哀停其年諸道物膳監此則可知 祖宗憂災救荒之心也伏願  
殿下取法焉財用者國家之本生民之命固當節以制度使蓄積不竭  
然後可以為國古人有言曰國無九年之儲家無三年之畜國非其國

家非其家然則知立國立家者可不量入而為出乎今考帑藏之儲一  
至空竭尋常用度不支一年而且不時之需無名之用靡有紀極該堂  
之官告匱者非一國家經費自有其程未審 殿下用之於何地乎夫  
財用之出皆在於民帑藏之儲只有此數以有限之財供無窮之用其  
為罄竭無足恠矣有司無以應辦至於引納束歲之貢貧民下戶猶不  
能供其常賦況至於引納何異於一年兩稅乎雖在平時猶不可為矧  
今遇卒瘁之日重困民生大非仁恤之政也 世宗三年工曹以繕工  
監炭將盡請令州郡預納明年之貢 上命條錄用炭之數 親減內  
用炭數仍令政院計一年所用量減之所減柴炭甚多民賴以息 世  
祖二年下教曰予嘗念上之奉養過厚故下之供億難支貽弊於民其  
自今上自宮省下至諸邑一應經費率皆定式民免橫斂監此則可以  
知 祖宗節用愛民之道也伏願 殿下取法焉古之明王遇災警懼  
凡不急之務必先罷去以紓民力以答天譴今者王子駙馬第宅務崇  
宏侈管作之役累年不輟臺諫侍從相繼論列 殿下牽於私愛尚不  
決斷又從而為之辭曰當領水軍上番之日固宜就從臣等竊惑焉當  
領水軍亦是飢餓之氓執土木之役姦吏憑陵侵漁百端怨黷旁興况

中宗大正... 五十四  
殿下以中興之聖垂統萬世何不遺子孫以儉而反欲遺之以奢耶夫  
奢者禍之門儉者福之基禍門一開危亡立至天之降災未必不由於  
此也後世子孫若曰我聖祖中興之主也諸君駙馬第宅猶務宏麗  
遇大旱亦不停其役云而轉相放效至於末流不可救則是殿下未  
免為萬世基禍之君也殿下承祖宗之統主一國之民不顧凶歉不  
納諫諍使祖宗如傷之赤子重困於諸君駙馬之家臣等未知其意  
也太祖三年繕工監將構亭於世子邸上聞之曰比年工役稍繁  
然皆不得已也予豈樂為世子雖無亭榭可也其罷之五年以旱求言  
言者皆以亟罷土木之役為對即命罷之監此則可以知祖宗以  
勞民為重之意也伏願殿下取法焉夫刑獄者所以徵有罪而安無  
罪之民也而民之生死於是乎係焉固當哀敬折獄以求其情脫有無  
辜之橫罹則冤憫不貲可不謹哉今之內外犴獄繫囚見徒豈盡有罪  
者乎典刑獄者不能舉其職情法之輕重一任己私或嚴刑刻法以傷  
民命或遷延不決滯獄踰年怨氣滔天災變之作恐亦由於此也勤御  
朝啓克審上備之辭咸庶中正且令中外申理冤獄俾無應滯此正  
今日弭災之急務也成宗八年下教曰四方之遠州縣之多與我

共理者豈能盡體予心或不審察獄訟以致拘囚困苦結怨傷和其令  
諸道監司各體予慎恤之心勿久稽輕繫勿濫囚家僮無使無辜枉罹  
死傷監此則可以知 祖宗遇災恤刑之意也伏願 殿下取法焉深  
宮固門所以嚴宮禁也宮禁不嚴則內言出於相外言入於相干謁私  
通有累清明之化固當嚴內外之分杜私謁之路而今者女謁盛興恣  
行無忌都下凶洵有識莫不寒心至於論列者非一再矣而 殿下以  
為宮掖嚴邃豈有如此之事臣等竊惑焉今者太常婢子不經該司擅  
入內庭本司提調據法請出 殿下拒之甚嚴法司論啓至於累月然  
後始得蒙免且學宮乃養人材之地 先王重之故僕隸之流不許移  
屬他役載在今甲日者東宮婢子之入亦不由於該司若非女謁之行  
則閭巷間一女子安能自達於宮闈之內哉宮禁者 殿下之家也家  
政之不嚴至於此極不齊其家而能治其國者未之有也 太祖初年  
大司憲閔開諫宮闈之不嚴 上則嘉納之監此則可以知 祖宗嚴  
內外之分也伏願 殿下取法焉大抵災變之作雖不可的指為某事  
之應而必有所召是以古之人君少有警異則引躬自責下詔求言使  
嘉言罔攸伏以聞闕失今者旱荒之慘實是非常之變苟有非常之變

當以非常應之 殿下敬天憂民之實在於尋常而政事之間多有所  
失未聞有延訪羣臣求言草野講求疵政者也未審 殿下之心以為  
朝廷之上無一事之失而葭屋之下無一夫之怨歟固當渙發德音布  
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內自臣工外及氓庶有能開悟 聖心指  
陳得失者無間疏賤咸得以自通則天人之際譴告所由將粲然畢陳  
於前矣其言有可採者當虛懷聽納以次施行如是則災沴可弭而群  
黎百姓庶得蒙其休矣 成宗九年有地震土雨之變今中外大小臣  
僚以至閭巷各陳致災之由弭災之方十二年有雨雹之變今中外各  
陳時務二十四年有雷雹之變令中外實封以聞監此則可以知 祖宗  
遇災求言之實也伏願 殿下取法焉臣等俱以無似職在論思目覩  
時政之失不敢容嘿伏願 殿下潛心焉○丁丑荅弘文館曰今觀上  
疏言近來災變無歲無之此予否德故也予兢惶罔措乎安道癘疫尤  
所惻然但不知措置之方耳疏條之事所當省察焉予嘗遇災訪問大  
臣欲減田租大臣以為難蠲然今年凶荒尤甚當更問大臣上所不用  
之物該司請引納予嘗以為未便不能止焉自今雖或啓請所當止之  
也當領水軍役於營繕非上之命也乃該司公事也勿役當矣宮闈不



嚴私謁頗行云至為驚懼房子出入之事外間必不知故以此為言矣  
各殿房子出入自上不知之事萬無女謁之理矣成均館四學婢子雖  
頻數出入予初不知之事也然為學宮還役當矣人之死生係於刑獄  
近觀外方刑訊至於四五十次或至八十次可為驚駭以其干於死囚  
故不能輕釋矣然上下更加慎刑可也近因酷熱未御經筵故未得與  
大臣議之應灾之道所當與大臣講究也○刑曹判書曹繼商參判金  
謹思參議趙邦彥等以弘文館上疏為未安辭職傳曰刑曹失刑之事  
則未知也大凡刑獄間事感傷和氣故弘文館亦欲慎察而為之耳勿  
辭繼商再啓曰雖以任官滿三十朔則適之例也臣等授職至於四年  
之以誤事必多敢辭傳曰卿於前日以奸人籍口之事來辭故不見也  
今以久為一職辭避果可為相當職當適之也○臺諫啓前事傳曰鄭  
世良被論已久適之可也管繕事前有物論停罷而以此月月尤以宜  
速畢役今若停而復為則不可也材木公貿易事時未見公事故予未  
能知之也當問于戶曹蔡世傑以東宮保養之任為重而啓之其適坡  
林君果非緊病其令勿徃餘不見○傳于兵曹曰管繕事以步兵役之  
而水軍其勿役○戶曹啓曰前者繕工監欲為質材臣等謂如此則其

弊不賞堅執不許其後金詮為領議政時政府謂繕工監無材木令打  
點兩江私材木以平市署定其價用之百姓效造其家窮入深山十生  
九死得材木下流于江而一切奪用無造家之望百姓冤憫久矣戶曹  
豈敢擅便為之乎傳曰今之未造成者只惠靖翁主家耳此則以繕工  
監遺在才造成而他處則缺材木流下修理今則勿為公買可也○戊  
寅傳曰今年旱氣太甚臺諫亦論啓允營繕皆停○須議政南袞左議  
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等啓曰今年災變非常水旱風災無所不作正  
由臣等庸下者居燬理之地請帝臣等以應天變傳曰今年災變果為  
非常自反正以來災變無歲無之而今年尤甚此非大臣之故實由予  
之否德也勿辭見各道狀啓外方則不甚旱暵而京畿尤甚救荒減租  
事欲引見講究以有政事故不得為之耳此事不可草草講究詳議以  
啓南袞等再辭皆不允○傳于吏曹曰近者凶歉尤甚人君為民父母  
欲恤民生之意何可小弛雖數蠲減民不蒙惠者守令之不賢故也今  
雖下廢格不行則窮村僻巷之民豈知國家恤民之意也擇差守令當今  
急務也是故 祖宗重民隱時或特以侍從為守令今者議論或曰內  
外有輕重不可以文臣為守令然當以有名望人擇差也殘邑則例

以庸劣者注擬將至於棄邑守令務盡擇差而殘邑則尤當擇遣○以  
沈貞為刑曹判書○己卯 御朝講大司憲孫仲暉曰今年旱災京畿  
尤甚無西成之望請出賑恤使救荒 上曰已令戶曹議之別出賑恤  
使救恤可也且平安道鷹度尚未寢息入居人今若入送則恐無實邊  
之意也仲暉曰待其寢息入送可也 上曰我國褊小不如中國田租  
勢不可減也然別議以處何如領事南袞曰減租事至再下問此實羨  
政如往年還上則雖或 命減民本無意於償必不以為實惠也若減  
租則其蒙實惠甚大也然我國無蓄積勢難行也漢文之時列國各食  
其地稅入不多歲賜凶奴金帛費用尚廣猶能蠲免田租意者秦之聚  
斂之餘尚或多有而然也豈見倉粟之虛竭而猶能為此事乎漢高祖  
未得天下猶能出黃金四萬斤以與人則其有蓄積可知矣我國則異  
於中國非徒無三年之蓄一二年之蓄亦無而客人供億百官祿俸九  
經費皆以租稅取足焉 祖宗累朝積儲不滿百萬石至廢朝用度無  
節僅有五十萬石京倉今則自 上常加節用亦不行宴享第因稅入  
鮮少一歲之入僅足以為一歲之用而其加儲軍資者無有矣且近年百官  
祿俸亦不足高荊山為戶曹判書以貢物換米而用若或減租經

費必不足恐不得成國體也 上曰其執行之甚難祿俸則尤不可減也仲璩曰貢物則抄其有餘者減之可也南袞曰近年雖無天使供億等事今年則水旱不中京畿及黃海忠清等道郡邑連京畿之地而旱曠尤甚人不得遂其生安有如此際酷之事乎出賑恤使使人知自上恤民之意然若出賑恤使則當使從事官往來外方以知其豐凶亦有弊矣 上曰若出賑恤使則其郎官亦不可不設遣教差官賑救則可也南袞曰 成宗朝以嘉善宰相分遣八道使之救荒今者若遣堂下官令賑救則可也特進官韓亨允曰災傷抽柱摘奸有弊遣教差官可也南袞曰戶曹將請爲字丁等第若遣詳明之人辨其歉熟則收稅可以得中同知事許琬曰聞京中人爭往箭串日摘野菜前此未有之事也司諫韓胤昌曰若不減租則民不得生也許琬曰臣往見兩界一年稅入固不足以養其將士而但賴屯田耳平安道則一年之稅三千八百餘石也咸鏡道則所儲尤少如有凶荒則國家不能活民數月矣不可苟求羨名而遽減田租也胤昌曰繕工監炭石無儲引納而用之此弊甚大民不堪命矣南袞曰弘文館上疏能盡言不諱若有可行者則必盡施行然後必樂為盡言矣近日弘文館數論兩司而適之允臺

諫之失宰相不可論則弘文館論之固宜也然近日所論之事非皆可  
論者也於聞見不可且無後弊 上曰數適臺諫果有弊○傳曰炭  
石引納事司諫言之以其斗量故不無虧欠償納之弊其問于戶曹○  
傳曰災傷敬差官有兼御史之例則其擇擬可也○尚衣院啓曰減膳  
時世子嬪飯鉢三中宮殿茶椀一世子飯鉢一盃以十品銀造入而本  
院所儲銀只一百三十兩敢稟傳曰世子嬪減膳飯鉢則司饗院請造  
耳雖用常時飯鉢亦可勿造中宮殿茶椀及世子宮飯鉢則乃改造之  
物改造入之可也○臺諫啓前事不允○戶曹啓曰炭石斤量則不無  
濕重低昂猥濫之弊不可斤量也傳曰知道○庚辰左承旨俞汝霖等  
啓曰建春門守門將全憲卿來告云有矢繫書射著于建春門壁上此  
必匿名書不可傳播當即燒毀也但以其射闕門之事故啓之傳曰此  
必匿名書果奸人如前日恐動臺諫者之所為也但前於年少輩用事  
時有以矢射于闕庭者其時亦令入內而見之不可據其書為公事也  
然其令內官及史官往取而啓汝霖等僉議啓曰臣等入啓者為射闕  
門故也法不得傳播即於其處燒毀何如傳曰彼謂自上將見其書而  
射之啓之固當其令內官及史官往建春門即取而焚之政院啓曰建

春門搖鈴將及軍士等不能禁之請推傳曰奸人乘隙而射勢難知之  
然事關後弊其推之○政府兵曹備邊司議啓曰尼車个于知介自辛  
亥年北征後絕不往來者三十四五年而乃請歸順其意未可知也且  
尼車个屯則距我國甚遠河順川則不遠彼人等來居河順川邊之後  
欲常稱尼車个野人往來與否未可知也且尼車个大屯而此人等獨  
請歸順其得罪於其類亦未可知也且城底吾道里則以其與彼人等  
常也乙阿胡人報復相戰之語故不相通而尼車个于知介請歸順事城底吾道里  
每毒等來告則其與相通明矣請密令本道兵使更問之何如傳曰其  
今兵曹文移○傳曰近日人心暴惡射官府門或射大司憲家門又射  
建春門於聞見駭愕其所擊乃匿名書故已令燒毀矣不治則恐傷事  
體若重其捕告節目則族隣或有畏懼而捕告者矣其議于三公三公  
議朝聞射矢闕門以為人心何至此強暴乎深以為驚今承 上教至  
當此事果異於射官府門及私門者置而不論實所未安捕告節目令  
該司嚴其賞罰使街巷下里之人皆得聞見則庶有來告之人矣傳  
曰其令禁府磨鍊節目並諭外方○政府議今者國用不足一年稅入  
僅足為一年之經費固不可減租也但減省浮費何如傳曰減租史不

絕書誠為美事也若國庫虛竭然後更有他議則不可大臣之議是也  
○辛巳內醫院提調啓曰麝香不足請令慶尚全羅江原忠清道隨所得封進茅香則無遺在請令慶尚忠清道每年加進十斤全羅道進二十斤彙司生亦令慶尚全羅忠清江原黃海等道每年隨所得封進傳曰其皆下書政院啓曰守令必分徵於民間請令官中備送傳曰依啓  
○壬午臺諫啓前事不允○癸未吏曹啓曰災傷敬差官兼御史則必無弊而守令亦必操心治事請兼御史而遣之從之○臺諫啓前事不允○禮曹啓曰日本使臣景林東堂等請見放砲及武才已有前例許之何如傳曰此亦大事大臣不可不知其報政府○甲申戶曹判書安濶德叅判趙玉峴叅議金安鼎啓曰全羅道本五十四官而前年量田時右道二十五官則已畢成籍矣左道二十九官則巡察使諡克以田結多有縮數不成籍而請俟秋成改打量在該司所當如是謂之然民弊甚大尚且重難况於一年內兩度為之乎且巡察使六效改量其結卜縮數之處然必並量其贏處然後可以作字終差官委官書負等當別遣他人尤為有弊難可行於今歲敢稟且畿甸凶荒本曹務冗請以秩高人為巡察使同議賑救且他道皆凶荒慶尚左道亦不稔皆不可量田

以過年限故敢稟傳曰全羅道改量田事自上難可遽爾處決賑恤巡  
察使事並報于政府他道量田其俟年運為之○下尚衣院公事曰予  
於前日祭享所銀器令以工曹所藏銀鑄成而令此公事乃云一應雜  
物毋令之絕預先准備曾有承傳此予所未嘗教者也其書啓之由問  
之政院啓曰尚衣院官負則言往時朝有此承傳故書啓傳曰不具日  
月而非予所教故問之耳其令改之○臺諫啓前事不允○大司憲孫  
仲燾等上疏其略曰天人雖殊理之所寓顯微無間人事失於下則天  
變應於上明君遇災兢慄側身修德轉禍為福暗主則初雖矍然再遇  
則弛然漸解應天捍災皆出虛文祇速其危亡可不懼哉臣等伏見  
殿下即位以來災變之作殆無虛歲今年旱暵之災近古所未有畿甸  
之民已絕西成之望嗷嗷待哺眴眴相視將填溝壑無奈 殿下敬天  
之心稍弛茲再遇而忽之耶謹按周禮大司徒以十二荒政聚萬民此  
今日之所當施而散財薄征此荒政之大綱也呂祖謙謂散利裁公財  
之已藏者薄征減民租之未輸者也窮民專賴國穀而數十年逋欠尚  
未落籍身沒逃散者逐年催納移徵隣族終無輸納之勢徒使破產是  
豈有益於國家固當量減矣已藏者猶且發之况欲納其積年未納者



乎諸色貢物宜計國用限年權免則民被實惠庶有可生之路矣且宋  
之養濟院慈幼局皆恤民撫恤之所別設一局擇大臣專責賑救則是  
亦荒政之急務也分遣諸道則弊反及民固所不可在朝措置恐或無  
妨也且財者出於民有數而民命係焉雖加節用猶恐不贍况今無名  
之用不時之入罔問有無取辦目前府庫倉廩坐取虛竭民力之困固  
其所也愛民節用儲之於未荒之前賑之於已荒之後則窮民遇災而  
庶無流離飢餓之患矣嗚呼救荒恤民之政不可不盡而化民正俗之  
道亦不可不念近者人心漸薄爭懷狙詐利欲所存巧計百端構不測  
之言謀陷宰臣射憲長之門撼搖臺官甚至矢著闕門以動宸聽朝  
野聞之莫不驚駭非獨此也閭巷之間母子相背兄弟相鬩奴而反主  
婦而戕夫者亦多有之風俗之惡一至於此臣等不勝痛心夫人心和  
而後天必以和氣應之今者人心不和如此則天之降災無足恠矣伏  
願 殿下遇災益敬懋修厥德克和人心以答天譴傳于憲府曰今觀  
上疏凡災異初遇之也恐懼再遇之也漸弛此言至當近以一事觀之  
西邊癘疫初見人之多死上下至為恐懼今死者至於二萬餘人人以  
為尋常予意以為雖有小災不可以為尋常也今年凶荒而畿甸尤甚

當別有救荒之策設局無所不可但於經筵大臣謂反為有弊故不更  
議之矣然當更議也貢物限年蠲減事亦當議于該司也射夫而恐動  
上下父子兄弟奴主相害之風正中時病人心風俗漸至薄惡予嘗痛  
恨大抵天人一理人心和則天必和而災變必弭也○傳曰設局賑恤  
事先日臺諫言之領相為反為有弊故不議耳然今年凶荒而物議如  
此別設何如議于合坐且貢物蠲減事前日議之則戶曹以為已減者  
多作米補軍資無可減者也然無乃復有可減者乎令戶曹議啓○平  
安道監司金克成狀啓道內人民以癘疫死者尚多傳曰平安道癘疫  
尚不寢息入居人將於十月內入送也然癘疫不熄而徙民則必多傳  
染死傷如此則殊無實邊之意矣雖如此必於十月內入送乎當待其  
寢熄然後入送乎令政府議之○乙酉下災傷事目曰災傷失中則害  
於公私須令兩便可也此言敬差官更審例與監司啓本相同殊無別  
遣之意若然則敬差官請治罪事並入于事目敬差官有田地處尚有  
相避之邑勿令都事見之而今隣道御史見之可也且守令及書負委  
官勿揀赦前治罪可也政院啓曰他道則路近而便易也但咸鏡之於  
江原平安以於黃海六鎮及江邊必盡歷各邑而後可往請裝遣時問

有田地相避相換送之或依戶曹所啓令都事見之何如傳曰遠地則與遣兩御史無異其改之曰近道則隣道御史遠道則都事見之可也且戶曹公事曰京畿各邑民間禾穀請官收為種租以京中或他官米償之京倉米固不可給也京畿亦豈有諸穀之處乎其改之曰請以他道米或以銅鐵給之可也且京畿監司道界進上限明年秋成勿封進○傳曰今年凶荒太甚加土及病親相見人負外他受由則限明年秋成勿許可也○政院啓曰內禁衛兵景原言見迎秋門外監井傍兒童相聚掘取水銀臣亦取其土一盆許以水洶之得水銀如黃豆大云以其銀入啓傳曰其以土產進告之例捧承傳可也○政院啓曰歸葬大事故前亦給由何以為之傳曰並許之○司諫院大司諫南世準等疏陳四事曰廣儲蓄備荒政移風俗納諫諍答曰近來災變非常人心風俗亦至於薄口不可道者多教化轉移之機在於人君而承流宣化亦在於大臣也予以竊德即位二十年教化未盡故耶近來連年凶荒民生至苦減稅之事所當預知而處之但未知該曹廟堂之意當議之禁酒之令已下則闕庭亦當禁用但不如宴飲如日寒之時則待宰相之禮亦不可不用也然不可濫費也其曰務誠實此言至當上下九事務

之以誠實則民生何由而愁嘆民無愁嘆則災變可消矣○政院啓曰  
吳景原所求水銀產處工曹尙衣院往掘其土十二盆淘之只得水銀  
如蚤大者審視其地本非產處必自他處從川水流下者也傳曰知道  
○丙戌戶曹啓曰畿縣種租之價他官他道之米則可給也銅鐵則富  
商大賈取利者欲受之耳朝夕窮乏之民豈願受之京倉亦有以陳米  
可給者故於公事中京倉米題給之語亦有之矣傳曰知道○丁亥三公  
議啓曰平安道入居將於今年春入送而以有癘疫故退定于十月然  
癘疫尙未寢息其便否問于本道監司而後入送何如賑恤使差出事  
臺諫啓之固當然八道皆失農而京畿尤甚當為此一道而差設也但  
京畿監司常在京中使專掌賑恤之任與戶曹商確為之為當若別出  
賑恤使則必出郎官恐為有弊常平倉事戶曹於前年以京中米一千  
石試之而民不肯賀然今年凶荒甚於前年請於明年民間貧乏之時  
從民願便易更為可也田租則固不可減但往年還上蠲減事則竢審  
災傷後更議為之何如傳曰入居便否問于平安道監司賑恤使果不  
可出也令戶曹及京畿監司同議多般措置可也常平倉事亦當以三  
公所啓之意言于戶曹田租及往年還上事知道○以有災命停功

臣仲朔宴史臣曰自春不雨旱勢如燎野無青草旱災之酷未有甚於此時四方皆然畿甸尤甚田野之氓撤鋤相泣城中之民亦爭相採菜以備賑救凶荒可知平安一道殍疫遍教死亡殆盡咸興以北暴雨驟作山崩海溢人家漂沒幾至百餘戶災異之見未有如此時識者憂之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五十四



(B)  
732.55  
4724  
[v.11]  
no.27  
0194229

昭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1]

no.27